



87412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

李善

呂延濟

劉良註

李周翰

呂向註

書下

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善曰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舉

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

五臣本作掌

謂之知

言

善曰稱謂說其情不願仕也慳其素志故謂知言也虞預晉書曰山欽守潁川嵇康文集

錄注曰河內山欽潁川山公族父莊子曰狂屈豎聞之以黃帝為知言銑曰山欽為潁川太守時山濤謂欽云康性行不甚職任慳康之志故以為知言也然經怪此意尚

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

善曰言常怪足下何從而便得

吾之此意也向曰經常尚猶也言常怪足下從何便得吾此心

前年從河東

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

善曰晉氏八王故事注曰

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為尚書郎嵇康文集錄注曰阿都呂仲弟東平人也康與呂長悌絕交書曰少知阿都志力閑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濟曰公孫崇字顯宗晉尚書郎阿都呂仲

悌小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五臣本作無故不知之善曰

知已之情良曰不行謂不許也不知謂不悉我情也足下傍通多可而

少怪善曰言足下旁通衆藝多有許可少有疑怪言寬容也周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法言曰或問行曰旁通厥德李軌曰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唯旁通乎翰曰傍通謂博通也

多可言多有許可也少怪謂少有怪責於人言寬容也吾直性狹中多所

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善曰偶謂偶然非本志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

曰偶值也銳曰直性謂不從物狹中謂不能容人也偶然相知非本意也間聞足

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

以自助善曰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向曰間頃也遷謂爲大

司馬也揚懼也庖人割牲體之人也尸主也祝

謂奈時讀辭之人也言恐山濤羞為獨割引我

以為尸祝手薦鸞五臣刀漫平之羶腥善曰毛

之助也其鸞刀以啓其毛莊子北人無釋曰帝欲以辱

汗漫我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漫汗也濟曰薦

進也鑿刀上鈴也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

漫汗也羶亦腥也

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

善曰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自得無悶也趙岐

孟子章句曰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為貴

良曰并謂兼利天下也介謂孤介自守也言我

昔讀書得古人有如此者或謂無之今信有耳

謂濤兼利而已自守也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

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

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

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

善曰空語猶虛說也共知有通

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玄經曰君子內正而外馴莊子曰與物委地而同其波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翰曰強勸也空語謂虛說也言已不堪不可勸也虛說共知有通達之人於世事無所不堪也內謂心也吝恨也言跡能同俗而心不失正道與時同流而悔恨不生者耳言聞有如是人也

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

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

敢短之哉

善曰史記曰莊子名周嘗為蒙漆園吏列仙傳曰李耳為周柱下史轉為

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喻孟子曰為貧任者辭尊居卑又曰位卑言高罪也銑曰康讀莊老之書故云師也賤職謂柱下史漆園吏柳

下惠爲士師東方朔爲侍郎是安卑位豈敢又短之言不敢以四人居位下而非短之也

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

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善曰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

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

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向曰兼愛謂兼物愛人羞恥也

執鞭下士也子文三爲令尹無喜色三已所謂之無愠色是皆不欲富貴而屈身濟物也戶謂

達五臣本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日善

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濟日

古人窮故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而不變其本志也窮塞不遇亦澹然自得而不以爲憂悶

矣淪變也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臣

作栖善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濡澤

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

張升反論曰黃綺引身巖棲南岳

良曰堯舜為君於世許由隱於箕山子房之佐

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善曰漢書曰上封良

事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曰先聖

後聖其揆一也翰曰張良字子房佐漢滅秦

項接輿隱者行歌不仕言堯舜子房安其兼并

之善許由接輿守其介時之志揆度也所安不

同度之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善曰賈

注曰遂從也銑曰數君堯故君子百行殊塗

舜已下也遂志謂遂本情也

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善曰周易子曰天

下同歸而殊塗一

致而百慮淮南子曰循性而行或害或利論語
讖曰貧而無怨循性動也向曰百行言多也
君子之行所趣各殊而同歸故有處朝廷而不
順性俱得其安也循順也

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山

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且延
日言仕者不出隱者不仕各有所短也

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

可奪也

善曰左氏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
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

公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子
日能守節君義嗣也誰能奸君有國非吾節也
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曰司馬
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如既學慕蘭相
如之爲人更名相如良曰同善注言吾每
此二人志氣所寄亦不可移奪改易也臣

本無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

善曰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

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尚子

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向不同未

詳又曰臺佟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山鑿

穴為居采藥為業佟徒冬切史記太史公曰余

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翰曰尚長字子平王

莽時司徒王邑薦之固辭後遂入山隱也臺佟

字孝威採藥自業隱於武安山終身不出慨息

也康自言隱逸之志故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

太息想慕二子為人也

涉經學性復疏

五臣作疎

嬾筋驚肉緩

銑曰疎慢嬾也筋驚謂

寬緩若驚馬也

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

能沐也每常小便而恐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

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

相成

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簡略也言性簡略與禮相背也

向曰傲謂不恭言性簡略

與禮相違背

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

增其放

善曰放謂放蕩也莊老忘榮辱齊是非故增放逸也

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

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在顧頓纓

赴蹈湯火

善曰楚辭曰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

也篤固馴擾育養羈擊纓縻赴奔蹈踰也

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

善本作逾字

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

善曰毛詩曰芾芾豐草第甫物

切 翰曰鑣馬銜也肴俎實也愈益也此康阮言少自寬縱長見羈束雖有榮祿終思遁逸阮

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

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

不傷物者物不能傷也李尤孟銘曰飲無求辭纔以相娛荒汎過差可不慎與銑曰師法至

大差失也言每法嗣宗不論人過之事不能及之然嗣宗曠大之性過人而不傷於物唯飲酒

之後有過失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

將軍保持之耳善曰孫盛晉陽秋曰何曾於太

禮傷教若不革變王憲豈得相容謂太祖宜投

之四裔以絜王道太祖曰此賢素羸病君當恕

之向曰禮法之士謂何曾也阮籍在司馬文王坐時居母喪飲酒食肉曾曰卿任性放蕩敗

禮傷教宜投之四裔文王曰此子素羸卿其忍
之文王時為大將軍言為何曾以禮法糾繩如
仇讎以五臣作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

也善曰資材量也濟曰弛緩闕失也又不識人情闇五臣本作暗字於機

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善曰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長子

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

與尾而五今廼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

雖他皆如是又曰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

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如言者好盡謂

言則盡情不知避忌良曰機者事之微也宜

事也石奮有子四人仕皆至二千石并父為萬

石父子皆以謹慎著名康言我遇事便發不能

忍慎如萬石也好盡謂好盡發人之事機是以

為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

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

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

不堪也善曰東漢記曰汝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勅郁自力受拜郁乘輦白衣詣止

車門臺連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翰曰疵病

纍暇倫理熟審也言我久與人事相接則瑕纍

日起豈得無患乎又加禮法自思至審必有不

堪也銑曰不堪不可皆不中任用也漢置當

關之職欲曉即至門呼人使起言抱琴行吟弋

康晚起為吏呼之不放置放也

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

一時痺必寐不得搖性復多蟲把搔無已而

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善曰管子曰少者之事先

生出入恭敬如有賓客危坐向師顏色無忤說
文曰痺濕病也俾利切向曰弋繳射也痺濕
病也褰猶著也章服冠衣也上官尊臣也素不
便書不喜作書而人聞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
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又四不堪也
齊曰堆滿也机亦案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
重已爲未見怨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善曰言人於已爲未見有矜
見中傷言被疾苦也良曰言不爲錐瞿五臣
人所矜但多怨者及有欲中傷者錐瞿作懼
字久然自責然性不可化善曰班固漢書惠帝
具切然自責然性不可化則瞿然晉灼曰瞿音句欲降心順俗則
懼然自驚策也化謂改變也則曰

詭故不情

善曰新序上僂謂晉侯曰天子降心

詭也言欲下意順人則

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

如此五不堪也

善曰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

躡塵臭處千變百伎

五臣作技在人目前六不堪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貼誼也

心不耐煩而官事鞅兩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

其慮七不堪也

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或王

良曰鞅掌衆多見機事纏繞

又每非湯武而薄

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

不可一也

翰曰湯與武王以臣伐君故非之周公孔子立禮使人流競故薄之言非

薄不止則必會明於世則爲禮教之人不容我也

剛腸疾惡輕肆直言

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

銑曰剛腸謂疆志也肆放也言見患便道

不能慎言也

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

當有內病寧可又處人間邪

向曰統理也九患謂上七不堪二不

可言我以褊狹之心理此數患縱免外禍亦當內病也

又聞道士遺言餌

木苗精令人久壽意其信之

善曰蒼頡篇曰餌食也本草經曰木

黃精久服輕身延年得道之士也餌食也木

黃精藥名也

游山澤觀

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令

本作捨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

其天性因而濟之良曰行往也懼謂畏上禹不

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善曰莊子曰堯治天下

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

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

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

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

始矣耕而不顧翰曰同善注禹

曰難化矣乃不偪之是全節也仲尼不假蓋

於子夏護其短也善曰語曰孔子將行雨無

商之為人也蓋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

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王肅曰短亦蓋甚也

銑曰孔子將出而天雨門人曰商有蓋請假焉孔子曰商爲人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長而違短故久吾非不知商有蓋近諸葛孔明不偪恐不借而彰其過也護助也

元直以入蜀

銑曰孔子將出而天雨門人曰商有蓋請假焉
 孔子曰商爲人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長而
 違短故久吾非不知商有蓋近諸葛孔明不偏
 恐不借而彰其過也護助也
 元直以入蜀善曰蜀志曰潁川徐庶字元直曹
 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庶母見獲庶
 辭先主而指其心曰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
 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
 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魏略曰庶名福
 向曰同善注且先主許之言孔明不偏者謂孔
 明奉先主之命亦不逼留之孔明亮字也元直
 庶字
 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善曰魏志曰華
 人也文帝即位拜相國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
 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又曰管寧字幼
 安北海人也華歆舉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
 詔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齊曰強勸勉也

同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五臣無也是

下見直木五臣本不可以為輪曲者五臣本不

可以為桶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

四民有業各以得五臣本志為樂善曰管子曰

民者國之石民也良曰謂上禹仲尼諸葛亮

華歆是識其性而首末相知也天才謂質性直

者不可曲任曲者不可直任輪輞也桶掾唯達

也四民士農工商也言為者各樂其得志者為能通之此五臣本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

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善曰莊子曰宋人資

髮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曰敦斷也章甫冠名

也翰曰言人各有所樂唯達者可知故云度

內耳章甫殷冠也越國之人斷髮為飾不用文冕豈可以已奸而強使著之言此喻不好爵祿也

已五臣作

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

善曰莊子曰惠

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鴛雛子知之乎夫鴛雛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鴛得腐鼠鴛雛過之仰天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國嚇我邪銑曰鴛雛鳳也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豈可以已吾頃學嗜臭爛而已死鼠養鴛雛言此譏濤也

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

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

善曰高誘呂氏

春秋傳曰外猶賤也莊子曰夫恬惓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篤也向曰術法也

外踈也滋味美味也寂寞安靜也無為無事也言我好養生踈榮華縱無九患亦不顧足下所

好榮華也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五臣本有必字

不能堪其所不樂

善曰言已所不樂之事必不能堪而行之

來疾病增篤自度必不堪已所不樂之事也

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

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今轉於溝壑也

善曰左氏傳曰

侍者謂楚王曰老而無子知濟於溝壑矣良曰言我自決以審定也道盡塗窮謂死也寃猶

枉屈也溝壑坑也

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

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悵悵力

如何可言

善曰晉諸公譜曰康子劭王隱晉書曰劭字延祖國語曰晉趙武冠見韓

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鄭玄禮記注曰女

子以許嫁為成人廣雅曰恨恨悲也翰曰歡

愛也恨恨悲恨也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五臣本

與親舊敘離善本無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

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奴之不置不過欲

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羸踈

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

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

可得五臣有言耳善曰言俗人皆喜榮華而已獨能

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已之情可得言之耳

向曰嚮嚮置止也言嚮我不止欲為官求人益

國利時也我則踈緩又不如當代賢能矣子言俗人皆喜榮華我獨以離榮爲快此最近我情也可得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言耳

可貴耳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淹復漬也濟曰若取其大度量之人無所不包而又不

求富貴乃可重也言我則多病非爲有大才也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

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

善曰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安全保其餘年

此乃真性之所乏耳非如長才廣度之士而不營之良曰言我以病困離俗自全真性之所

乏短不同長才廣度之士而不營求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

平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懽

五臣本作歡

益一

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

翰曰

黃門闔人也本絕陽道豈是貞哉趣急也王塗
天子殿陛也相致謂其職任也是時必以爲歡
悅相益也迫偏也言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
煩事偏則發狂病也

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

善曰列子

曰宋國有田父常衣濕襪至春自暴於日當爾
時不知有廣夏輿室縣續狐貉顧謂其妻曰負
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
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對鄉豪稱
之鄉豪取葺之蜚於口慘於腹衆哂之李陵書
曰孤負陵區區之意銑同善注快喜也言雖
有愛心而遠於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

解足下并以爲別嵇康白

向曰解謂解足下舉我之意也

爲石仲容與孫皓書一首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大祖輔政都督楊州諸軍事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劭至吳不敢爲通五臣注同

孫子荊

苞曰蓋聞見機

五臣作幾

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

春秋所誅

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子伐鄭子展曰小所

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曰至亡無日矣良曰幾者事之微也貴重也誅討也餘同善注

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

五臣作生

也是故

許鄭以衡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

善曰左氏傳楚子圍

許蔡侯將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
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
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又曰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於楚以逆
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晉
公子重耳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
裸浴薄而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齊桓公
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
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 翰曰兆見也
言吉凶榮辱在於見機也餘同善注又曰鄭伯
非銜璧然以同 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
降故連用之

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

善曰鄭玄孝經注曰引譬

連類尚書序曰翦截浮辭

銑曰載籍謂史籍

也著明也成智謂許鄭也敗愚謂曹譚也浮虛
也言史籍所記 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實之實
非飾虛辭也

五臣有也字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

五臣數乎終善曰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下可作歷數將終則止無自辱焉東觀漢記曰漢以

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尚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何曰夸奢喪失粗鹿悟明也漢火德故云炎精

幽昧謂暗亂無道也相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歷數錄籍也終盡也

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五臣作塗炭之艱善曰孝相

帝也漢書詔策曰大禹能亡失德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尚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炭

荼與塗古字通用齊曰言相靈失道災釁並起也豺狼惡獸喻亂賊也抗張毒害塗泥炭火

也言百姓皆如陷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善曰

於火而難苦也周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荅賓戲

曰靡帝紘恢皇綱良曰貫綱也紐結也言九

州之事斷絕而皇王綱紀解其結也

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

運神武應期

善曰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宋均曰運錄運也周易曰古之

神武

不殺者夫河圖闔苞受曰弟感苗裔出應期翰曰四海四方也蕭條空速兒太祖魏武

帝也言太祖有神武之德而應期代漢運也

征討暴亂克寧區夏

善曰

尚書曰用肇造我區夏亂謂袁紹董卓之徒克能寧安也

協建靈符天

命既集

善曰曹植大魏篇曰大魏應靈符天祿乃始毛詩曰有命既集何曰協同也

靈符謂神靈之瑞符也集會也言天命與人心相會也

遂廓洪基奄有魏

域

善曰曹植魏德論曰武創洪基克光厥德毛詩曰奄有四方濟曰廓開洪大域國也

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

善曰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執

地方五十里名曰神州中有五岳地圖帝之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廓史記曰秦取周九鼎良曰神州洛陽也中岳嵩山也九鼎九州之金鑄鼎也存在也鼎可烹故云器

世載淑英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

之壯觀也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新

序孔子曰聖人雖生異世相襲若規矩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封禪書曰此事天下之壯

觀也翰曰載則淑善也重光謂文帝也襲因也四隩四方也攸所也壯觀謂壯大觀望也

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善曰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

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度死子康嗣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兄子恭為遼

東太守淵脅奪恭位景初元年徵淵擁帶燕胡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自立為燕王也

同

馮

五臣作馮

陵險遠

講武盤桓

不供職貢

善曰左氏傳子產曰

今陳介恃楚衆馬凌弊邑國語號文公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謂武周禮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家語孔子曰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向曰擁恃也燕胡匈奴也馮依陵乘也盤桓不進見言恃險遠不脩職貢

內傲帝命外通

南國

乘桴滄流

交疇

五臣本作酬

貨賄葛越布於朔

土貂馬延乎吳會

善曰魏志曰公孫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贈遺權使張彌

許晏等齋金王珍寶立為燕王論語子曰乘桴下海孔安國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餘國出名馬貂狄齊曰傲慢也南國吳也編木濟水曰桴滄海也酬報也葛越草布也出於吳朔土北方也貂鼠皮也言公孫淵與孫皓以方物相連結也

自以為控絃十

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

漠南面稱王也

五臣無也字

善曰漢書匈奴傳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山海

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轢中原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沙漠周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

良曰控弦引弓之士也燕齊二

國在遼西故云右折扶桑在海東故云左振陵乘轢踐也言淵恃此威力故稱燕王南面以自尊也

宣王薄伐猛銳長驅

善曰魏志曰景初三年遣大司馬宣王征淵傳

首洛陽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

翰曰宣王司馬懿也薄伐用成武也猛健銳利

也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

凶折首

善曰漢書曰遼東郡有遼陽縣左氏傳曰援桴而鼓周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

醜銑曰次至也遼陽縣名不守謂不能監守也也梓打鼓也震動元大凶惡也折首猶斬首也

然後遠跡疆場亦列郡大荒善曰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迹至郢

班固漢書述曰列郡祁連山海經有大荒良

郡邑於大荒也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

附善曰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尚書曰

附萬姓悅服過秦論曰餘威震于殊俗濟曰

咸皆也殊謂異國也言自茲遂隆九野清泰善

皆送款誠附我魏國也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高誘

曰九野八方中央也良曰九野八方中央也

言此之盛天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

下清通也世不羈應化而至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

少康已後世服王化獻其樂

舞魏志曰常道鄉公景元三年肅慎國遣使重
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寸三十張楮矢長一尺八
寸石弩三百枚崔實本論曰孝宣帝方外安靜
單于稽顙來朝百世不羈之虜也 翰曰樂器
謂樂舞之器也肅慎國名豁天箭也曠遠也 魏
言遠代不羈縻者皆應我皇之化而至也

魏蕩蕩想所具聞

五臣本有也字

善曰論語

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 銑曰巍巍蕩蕩
蕩言帝德廣遠也想謂想孫皓當已具聞也

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

善曰

曰董卓專朝政孫堅亦舉兵荊州討卓引軍還
住魯陽范曄後漢書馮衍上疏曰遭擾攘之時
值兵革之際 向曰擾攘亂也言吳先

劉備震

懼亦逃巴岷

善曰蜀志曰益州牧劉璋迎先主
入益州至涪璋勅諸將勿復關通

先主大怒進圍成都璋降先主領益州
濟曰劉備蜀先主也巴岷蜀二山名
遂依丘

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

于四紀善曰張載劔閣銘曰巖巖梁山積石峩

帝善哉行曰權實堅于備則亡虜假氣遊魂鳥

魚為伍良曰積石之固謂蜀多山也三江五

湖之水浩大無涯為吳之固也言吳蜀恃

此山水假借游魂也迄至也十二年曰紀二邦

合從谷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

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善曰漢書合

爭強毛詩曰叔兮伯兮唱予和汝漢書曰蒯通

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戰國

策呂不韋曰其寧太山翰曰二邦吳蜀也言

相合扇動併力以禦中國自謂與中國為鼎足

之形言待久可與泰山齊其終始也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相

相志厲秋霜善曰魏志曰咸熙元年進晉公劉

銑曰輔佐也帝室謂魏室相相武兒厲嚴也秋霜殺物也廟勝之筭應變無

窮獨見之鑒與眾絕慮善曰孫子曰夫未戰而

善出奇政者無窮如天地春秋元命苞曰明王獨見四海歸往向曰窮盡鑒明也言謀筭無

盡思慮絕主人欽明委以萬機善曰魏志曰陳

封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尚書曰放勛欽明又曰一日二日萬幾濟曰萬機萬

也事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陵

威奮伐采五臣本作彌宇入其阻善曰漢書曰武帝報

李廣曰威稜憚乎鄰

國毛詩曰采入其阻哀荆之旅毛萇曰采深也

音彌良曰長轡遠御謂有長遠之策也潛密

奮振彌深也入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善曰兵

謂入蜀險阻也法曰三

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翰曰兵法曰并敵一

向千里殺將奪其膽氣言威可奪蜀將士之膽

氣也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驩丘劔閣而作則字

姜維面縛善曰魏志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

鄧艾鎮西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

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

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大破之斬瞻進軍到維劉

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會統十餘萬眾

分從斜谷駱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劔閣距

會維等聞瞻已破以其眾東入巴劉禪詣艾降

勅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商君書曰小戰勝

逐比無過五里左氏傳曰凡民逃其土曰潰左

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偃公見楚子於武城而縛

衡壁 銑曰介開也成都蜀郡也潰謂降魏

破也曜示也劔閣蜀山也姜維蜀將也面縛請

降魏將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

鄧艾也

清 善曰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戰不逐奔 向曰

平蜀之後置郡三十梁益二州名肅清謂平

定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 善曰禮記曰拜而後

也 魏魏絳闕 濟曰竊號之雄謂劉禪 球琳重錦

也 稽顙謂首至地也絳闕魏闕門也 球琳重錦

充於府庫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重

錦也充滿也言滿 良曰球琳玉名重錦美

我魏之府庫也 夫號滅虞云韓并魏從此皆

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 善曰左氏傳曰晉滅魏

滅之執虞公史記曰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

王安一十三年攻魏其王請降戰國策張孟談

謂趙襄子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翰曰晉滅

魏次及於虞秦并韓而魏徙居大梁此舉前事

可明於後也言蜀滅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

吳亦為次師法也蟬

蛻

稅

內向

五臣本作附

願為臣妾

善曰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

而蛻孝經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銑曰南

中嶺南也交趾郡吏呂興殺太守孫諸使如謂

請太守及兵是觀天命也外失輔車唇齒之援

背亂向理如禪之蛻皮也

內有毛羽零落之漸善曰左氏傳宮之奇曰諺

向曰輔車陪乘也吳蜀相資猶陪乘之與唇齒

也外失謂蜀亡也內漸謂呂興叛吳降魏亦如

鳥之毛羽零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

侯却指河山以自強

五臣本作疆

大殊不知物有興

亡則所美非其地也

善曰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

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

濟曰危國謂吳起也此言吳王恃險自疆不知滅亡之將至也餘同善注

方今百僚濟濟又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

善曰尚書曰百僚師師又曰俊乂在官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虢虎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罅

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良曰僚官也折摧衝突也言武之盛可以衝突萬里

國富兵強

五臣作疆

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

善曰新序曰叔孫敖相楚國富兵強毛詩曰翰飛戾天鄭玄曰翰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為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

翰曰練擇也翰高飛也為將伐吳

故云飲馬南海也

自頃國家整治器械

善曰禮記曰聖人異器械鄭玄

日器械兵甲也

脩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

則太

善本

行木盡

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太行山在河南內野王縣北

向曰伐斫也太行山名言碎伐以脩舟楫木盡者廣言以脅之

濬決河洛則百

川通流

五臣作

樓船萬艘

蘇則善本無

千里相

望

善曰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海漢書曰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也

濟曰濬深也樓亦船也

艘亦船之惚名

自剡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

善本

字

之盛者也

善曰周易曰黃帝堯舜剡木為舟

剡木為械良曰黃帝剡木為舟

言我以水陸並進其盛如此也

馬勇百萬奮力待時役不再舉

今日之謂也

善本無也字善曰六韜太公謂

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一舉而畢然主

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

善曰老子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

鮑曰眷眷

廻顧兒邁行也電邁言急也愛惜人命不欲害

國是至道崇城遂五臣本卑文王退舍善曰左

之所重也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侯德亂而伐之軍三

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向曰

舍止也餘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

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善曰毛詩

命自求多福濟曰示見喻曉也謂服則存不

服則亡往去究盡也言能識安危而稱臣是求

多福
蹶然改容祗承往告
善曰漢書曰陸賈說尉陀陀於是蹶然起

坐謝賈稱臣奉漢約良曰蹶然驚起兒言
追
能驚起改尊居之客敬承所事之書告也

慕南越嬰齊人侍
善曰漢書曰南越王胡立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越王胡

遣其子嬰齊入侍宿
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
衛翰曰同善注

祚江表永為藩輔
善曰禮記曰君之南鄉也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也答君

也左氏傳王賜齊侯命曰世祚太師銑曰策書也言能稱臣聽所告之書則永世有福於江

外長為諸侯藩輔謂諸侯也
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悔慢

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
善曰范曄後漢書張

綱謂張嬰曰大兵雲合豈不危乎
能臣伏則多報明賞盛於常日
向曰豐多也言齊曰式用也

命教令也言若輕慢不用我魏之教今謀臣武士當雲合風從而討之雍益二州

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楊兗豫爭驅

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蓋曰征東即石苞也李陵詩曰幸託不肖

軀且當猛虎步漢書丹陽郡有秣陵縣雍益青徐荆楊兗豫並州名征東將軍石苞自

謂也秣陵吳郡名此說征討之勢以脅之也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

征羽校燭日旌旗流星善曰羽鳥羽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

兵檄或爲校謂赤羽若曰也旌旗也畫星辰於上故云流星

游龍曜路歌吹盈耳善曰周禮曰凡馬八尺爲龍樂稽耀嘉曰武王興師

誅于商萬國咸喜前歌後舞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銑曰馬高八尺曰龍武王誅商萬國

咸喜前歌後舞曜路

士卒奔邁其會如林

善曰尚書

盈耳騎樂之盛也

曰受率其旅若林

向

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

曰邁行也如林言多也

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

五臣本作焉

一旦身首橫分

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

善曰左氏

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廢幾乎高唐賦

曰寒心酸鼻濟曰震動駭驚也渴賞謂貪賞

也執兵爭先也屠壞也寒心痛心也

夫治膏肓

荒

者必進苦口之

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

善曰左氏傳曰晉景公夢疾為二豎

予一曰居膏之上二曰居膏之下若我何史記

曰沛公入秦宮樊噲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

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公聽樊噲言

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

良曰膏心下也育膈

上也言理此病必須服苦口之藥也決如其迷

定也狐疑不定也逆耳謂忤己之言也

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

也善曰列子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病七日大

漸謁鑿俞氏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湫

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季梁

曰良鑿也且食之史記號中庶子曰上古之時

醫病不以湯液又曰扁鵲過齊相侯客之入朝

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療將深相侯曰寡人無

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療

將深相侯不應後五日扁鵲復見望相侯而走

相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其在骨髓雖司命

無奈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相公

體痛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相侯遂死郭璞

穆天子傳注曰湫乳汁也竹用切翰曰謬誤

投歸也俞附扁鵲皆古之良醫也凡病則良鑿

見其可療及入骨髓則良鑿雖理亦無功也言

吳國有危亡之疾今用我言而歸服保全首領
是猶可療也若傲慢恃險不即從也則猶疾入
骨髓雖若思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善曰左氏傳
療而無功也敢弗良圖曾子曰君子慎其所去就
曰圖謀也言勉力思其善謀在為去就也銑石苞

與嵇茂齊書一首

趙景真

善曰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
茂齊書時人誤謂高仲弟與先

君書故具列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
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
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請遼東
時作此書與茂齊于寶晉紀以為呂
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
而書曰安
翰曰于寶晉紀云呂安

字仲懷東平人也時太相遂安平遠
郡在路作此書與嵇康安子紹集云
景真與茂齊書且晉紀國史實有所
憑紹之家集未足可據何者時紹以
太祖惡安之書又安與康同誅懼時
所疾故移此書於景真考其始末是
安所作故以
安爲定也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

謠善曰列子曰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
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曰請聞其過老
子曰雖雖而肝肝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曰梁
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
歌曰陟彼北丘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室崔巍
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
非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然老子

之歎不爲入秦梁鴻長謠不由過越且復以至郊爲及關升却爲登岳斯蓋取意而略文也

何曰叟老稱李老子也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

恨況乎不得已者哉善曰周易曰嘉遁貞吉

梁鴻也戀恨謂歎及謠惟別之後離羣獨遊五

也不得已謂被遷也本作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雞五臣

雞戒旦則飄爾晨征善曰燕禮曰燕小臣戒盥

孫武庫車賦曰啓明戒旦長庚告昏齊曰逝

往倫輩也沙漠安流處所經涉也晨征曉行也

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善曰漢書楊雄反騷曰

荀偃曰唯余馬首是瞻良曰薄近尋歷曲阻

靡無也言曰沒車馬之首無所託也

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廻飈

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

之內慷慨重臯之巔

善曰毛詩曰鶴鳴九臯翰曰飈急風也厲猛也寢

隱也崎嶇不平兒九臯九折之進無所依退無

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

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

銑曰蹊徑也榛

密林也言雖艱難吾所不懼其所懼者謂已下之事也

至若蘭茝傾頓桂

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

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

善曰喻身之危也根萌未樹故恐風波潛駭牙
淺絃急故懼危機密發也本或有於長懼之下
云按轡而歎息者非也銑曰蘭茝香草也桂
林香木也以喻君子頃頃移植自謂也根萌未
樹謂危也牙弩牙絃弓絃言風波急則根易傾
牙淺絃急則機易發此喻讒邪為忠正之風弩
也怵惕驚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
兒衢通也善曰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以闇投人
不按劔於道衆人莫不按劔也濟曰言北土
寒不宜蘭桂也鮮少也夜光良玉今將植橘柚
也以暗投人不知者必懼而按劔
於玄朔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
善本作於龔俗固難以取貴矣善曰曹植橘賦
舞字
煖處玄朔之肅清淮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遊
不用之鄉若樹荷山上畜火井中也龍衮龍之

資章甫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又肩
吾曰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良曰橘柚木
名生於南方華藕蓮也生於水龍章袞龍之服
也裸壤不衣之國也韶舜樂武王樂也聾俗
耳病之人不貴音也言此四者各失其宜故難
以爲美也玄朔北方也脩陵高阜也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
與則傷之者至矣善曰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
矣翰曰不我貴猶不貴我也飄飄遠游之士
言北上不貴我則當傷我也託身無人之鄉揔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鞶
陋宇則有後慮之戒善曰前言之艱謂經邇
之戒謂北土之性難以託根以下也後慮
謂羈旅也無人之鄉謂安所徙處也揔攬也

前言謂經過路涉沙也。懸輦懸車。朝霞啓暉。則也。後慮謂闡莖傾頰之事。戒懼也。

身疲於遄征。

善曰蔡琰詩曰遄征日遐邁。向日啓暉謂明也。遄速征行也。

太陽

戰曜則情劬於夕惕。

善曰正曆曰日太陽也。周易曰夕惕若厲。齊曰太

陽日也。戰斂也。斂曜謂夜也。劬勞惕驚也。

肆

目平隰

則遼廓

而無觀

極聽脩原

則淹寂而無聞

呼其悲矣。心傷悴矣。

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若廼顧影臣

本作景

中原

憤氣雲踊

哀物悼世

激情風烈

龍睇

大野

虎嘯六合

猛氣紛紜

雄心四據

善曰阮元

瑜爲曹公

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良曰遼廓遠也。脩長淹久。悴憂也。步驟謂驅馳行役之

再來也憤感悼傷激急烈猛睇視也紛紜多也
雄心四據謂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

威德盛也

海夷岳善曰田邑與馮行書曰欲搖太山蕩北

者言高也橫奮謂梯橫奮振也八極八方也蹴

披散也言將散艱難掃凶惡也蕩滌夷平也

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善

作維字維宇宙斯亦吾人善本無之鄙願也善曰劉

太守箴曰大漢遵因化洽九區銑曰崑崙太

山喻權臣也滌除也九區九州也恢大廓空也

宇宙謂天地也鄙小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善曰周易曰

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向曰鋒鉅

垂翼謂不遂志也逝往也遠逝謂徙也

靡加翅

五臣本作六字

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悵

者哉

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齊曰鉅

命憤怨也

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

雲肆

良曰植生也生於方苑猶生於美族也喻

德如草之出秀清流喻其志潔清也俯據潛龍

之淵仰蔭游

善本作樓字

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

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

翰曰潛龍游原喻君子也

亦相感動之意榮曜喻富貴也眩翱翔倫黨之

感豔美餌念儔類也聲名今聞也間弄姿惟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

嘯自以為得志矣

錫曰對辨者樂也倫黨朋也姿態綽寬裕優也吟嘯自得志

得志

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

生永離隔矣瑩瑩

善本作瑩瑩

飄寄臨沙漠矣悠悠

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

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善曰毛詩曰無金玉爾音

而有遐心

向曰瑩瑩猶單獨也

濟曰悠悠

長兒涉度邈遠彌深釋解遐遠也言我思爾金玉之音無能聞之使

我有遠心相望也

身雖胡越意存斷金

善曰淮南

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也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良曰胡在北越在南言相去

遠也金雖堅剛人能斷之

各敬爾儀敦履璞沈

善曰毛詩曰各

敬爾儀

璞真沈深

翰曰儀善敦厚也謂交道也

繁華流蕩君子弗欽

臨書悵然

知復何云

銑曰繁多華盛也言自多其盛而為流蕩者君子之

所不敬也悵不平兒何云言事既爾何所言也

與陳伯之書一首

善曰劉璠梁典曰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伯之

丘遲之辭也伯之歸于魏為通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監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眾自壽陽歸降不書伯之前史失之梁史以為丘遲與伯之

書

丘希範

向曰梁平南將軍陳伯之初仕齊齊東昏侯遣伯之將兵拒梁武

伯之知勢屈乃降梁至是又以眾降魏故遲與此書以喻之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

三軍才為世出

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蘇

武荅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濟曰恙憂也冠首也言勇可以為三軍首也才

謂文武之才也世出謂應時而出也

弃鷺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

翔善曰史記曰陳涉嘗為人庸耕輟耕隴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之若

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良曰鷺雀小鳥也鴻鵠大鳥也

弃小志謂背齊也

昔因機變化遭遇明王

善曰劉璠

梁典曰高祖得一虎牙幢主蘇隆厚加禮賜使致命江州刺史陳伯之虎牙父也蘇隆還稱伯

之許降乃遣鄧元起前驅逼之伯之聞師近以應義師翰曰我者事之微也化謂背齊歸梁

也明主即

立功立事開國稱孤

善曰延篤與張負書曰烈士殉

武帝也
名立功立事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老子

曰王侯自稱孤寡不穀銑曰事職也開國謂

為江州刺史也同侯王例

朱輪華轂擁旄萬里

何其壯也

善曰史記蒯通說武信君曰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班固豕邪山祝文曰

杖節擁旄征人伐鼓荀悅漢紀曰今之州牧號

為萬里漢書樊噲說高祖曰始陛下定天下何

其壯也向曰朱輪華轂謂以丹漆飾

之也擁持也旄幢也萬里言威化遠也

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

又何劣邪

善曰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

立股戰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室兮旃為

牆音義曰穹廬旃帳也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

濟曰奔亡之虜謂降魏也鳴鏑也股髀也穹廬氈帳也缶膝狝也魏本匈奴人故曰穹廬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

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

善曰呂氏春秋曰君子必

審諸已然後任尚書曰管叔乃流言於國良曰去謂之魏就謂歸國際謂交會之間也他異

審詳也流言反聞之言也

沈迷猖蹶以至於此

善曰劉公幹雜詩曰沈迷

領簿書回回自昏亂蜀志先王謂諸葛亮曰孫遂用倡蹇至于今日志猶未已

翰曰沈溺迷惑倡在蹇僵也言惑

亂伎行至於此也

聖朝赦罪責功弃瑕錄用

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

善曰鄒潤甫為諸葛穆荅晉王

令曰禹世之君赦罪責功略小收大吳志陸瑁與暨豔書曰此乃漢高弃瑕錄用之時也東觀

漢記曰上破銅馬等封降賊渠率諸將未能信
賊亦兩心上勅降賊各歸營勒兵侍上輕騎入
按行賊營賊將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
不効死又曰漢兵破邯鄲誅王即收文書得更
人謗毀公言可擊者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
令反側于自安 銑曰聖朝梁也責求也用謂
可施行也言聖朝推赤心 此善本無將軍之所
於天下不疑滯於物也 此字 善本無將軍之所
知非 善本作 假僕一二談也 善曰長楊賦曰僕
詳其 朱鮪涉 丁牒 血於友于張繡割刃於愛子漢主
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 善曰謝沉後漢書曰
之上 今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爲胡
殷所反害今公誰爲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
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自上上謂
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

血相創如淳漢書注曰殺血滂沱為喋血涉與
喋同丁赬切尚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魏志
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率眾降封列侯漢書
曰蒯通說范陽令曰慈父孝子所不敢事刃公
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之人以物插地
中皆為刺也銑曰殺人流血曰涉友于兄弟
也朱繡為更始守洛陽光武令岑彭說繡使降
繡以韋謀殺光武兄弟伯叔怕不敢降光武使
人謂曰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
罰乎魏王曹操與張繡戰於宛長子昂被繡流
矢所中繡後降曹公封為侯刺插也月箭鏃也
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敷重於當世夫迷塗知
反往哲是與善曰楚辭曰迴朕車而復路及迷
塗之未遠濟曰無昔人之罪謂
朱繡張繡殺兄
子之罪哲智也
不遠而復先典攸高良曰謂迷
者不遠而

能迴是不迷也易曰不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

遠復無祗悔攸所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明帝詔曰先帝不忍親親

漏之恩枉屈大法鹽鐵論曰明王茂其德教而

緩其刑罰綱漏吞舟之魚言輕法而重恩也將軍

之疎漏於吞舟之魚也言輕法而重恩也松柏不翦親戚安居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之

銑曰松柏不翦謂不

幾損其先代墳墓也高臺未傾愛妾尚在善曰

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

已傾曲池又已平向日愛幸也言宅宇幸妾

皆未追悠悠爾心亦何可言善曰毛詩曰青青

沒也良曰悠悠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

憂傷之兒

丘臣本帷幄之謀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善曰

作贊

儀有序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曰蔡澤曰懷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如淳漢書注曰二馬為輅傳漢書曰終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左氏傳曰齊人來侵魯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良日鴈飛成行列有尊卑之序故以比焉金印紫綬列侯之飾幄帳也謀策謀也輅使車也節旌節也疆場邊陲也並刑馬作誓

傳之子孫

善曰漢書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之申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

盟翰曰刑殺也諸侯會盟取白馬之血飲守之以為誓使太山如礪永傳國於子孫也引

軍獨覲

典聽

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衰哉

善曰

毛詩曰有覲面目司馬遷書曰氈裘之君長咸震懼銑曰覲強借假也謂假借少時之命而

為夷狄驅馳也夫以慕容超之強五臣本作疆身送

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善曰沈約宋書曰慕容超大掠淮北宋公

表請北伐遂屠廣固超踰城走高胥獲之送京

師斬于建康市又曰公以舟師進討至洛陽王

鎮惡尅長安生禽姚泓執送泓斬于建康市左

氏傳曰楚子聞許許偃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

銜璧向曰慕容超寇河北高祖伐之執超斬

於建康市鎮西將軍與姚泓戰大破之姚泓將

妻子請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也善本無也善曰

降也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

墜李陵與蘇武書曰但見異類濟曰均平也

謂洛土中也如漢舊邦無取雜種善曰漢書曰

異類匈奴也

四長呼衍氏蘭氏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

也良曰姬周姓也言成王光武皆都洛陽故

云舊邦也
種類也

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

理至焦爛

善曰魏收後魏書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都平城孝文皇帝諱宏自平

城遷都洛陽東觀漢記曰北虜遣使和親尚書周公曰故殷陟配天多歷年所周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故惡積而不可掩袁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也焦爛翰曰北虜謂托跋珪僭稱王也中原中國也積多盈滿也言惡既滿理當滅也亡況僞嬖昏狡自相夷戮善曰魏收後魏書曰明三年蕭衍廢其主寶融自僭立稱梁宣武即位凡一十六年然梁武之初當宣武之日僞嬖蓋指宣武也虞預晉書西陽王羨上書曰朱旗南指自相夷戮銑曰蕭衍廢其魏主寶融自立稱曰梁為宣武僞嬖蓋指宣武也狡亂自相夷戮謂廢寶融也

部落攜離酋

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豪街

善曰晉中興書曰胡俗以

部落為種類屠各取豪貴文穎漢書注曰羌胡名太師為酋國語伯陽父曰國之將亡百姓攜

貳韋昭曰攜離也貳二心也漢書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係頸以組又陳湯上疏曰斬郅支

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豪街蠻夷邸間良曰部落謂種類也攜亦離也酋豪魁帥也猜忌也

貳謂貳心也繫頸謂以繩繫項也蠻邸豪街皆置蠻夷之館也而將軍魚游於

沸鼎之中驚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善曰袁崧後漢

書朱穆上疎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也焦爛左氏傳曰吳季札曰夫子

之在此也猶驚巢于幕之上濟曰魚游沸鼎驚巢飛幕言危之甚言魏朝夕將破而將軍居

之亦同魚驚之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

危飛幕軍幕也

羣鷺飛見故國之旗鼓愿生平於曠日撫

登陴豈不愴恨

善曰袁宏漢獻帝春秋臧洪報袁紹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

旗鼓感故交之綢繆撫弦擣矢不覺涕流之覆

面也左氏傳曰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攔然授

兵登陴陴婢移切良曰北至寒故以江南物

色舊鄉之笑感動之旗鼓昔所用也疇曰昔日

也撫持也絃弓也陴城上女牆也愴恨悲恨也

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

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

善曰史記曰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為上卿趙孝成王卒

悼襄王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遂奔魏之

大梁久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

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為

老遂不召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

西河泣數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
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子弗識
也君誠知我而使君畢能秦必亡西河今君
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不久矣起入
荆西河果入秦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夫人情莫
不念父母顧妻子莊子謂惠子曰人故無情乎
翰曰同善注思趙用泣西河想早勵良規自求
皆人情也無情謂不思舊國想早勵良規自求
多福善曰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
聞良規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銑曰
勸勉良善規圖也言早勉
勸善圖歸梁是多福也
安樂善曰皇帝梁武也解朝曰遭盛明之也漢
書曰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向曰皇帝
謂梁武帝也安寧也
樂謂樂其德化也
白環西獻善曰
世本
日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家語孔子曰昔武
王尅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磐
濟同善注

夜郎滇

作顛

池

解

請職

朝鮮

昌海

蹶角

受化

善曰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惟結嵩昆明編髮漢

拜唐蒙郎中遂見夜郎王多同又曰始楚武威

王時使將軍莊緡將兵略巴黔中緡至滇池欲

歸報會秦奪楚黔中郡道塞不通以其衆王滇

池又朝鮮王滿燕人孝惠高后時滿爲外臣又

曰西域有菖蒲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二百

餘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

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羣厥地也良曰夜郎

顛池皆南夷國名解辯謂解其辯髮以就衣冠

朝鮮遠國名昌海南海也蹶角謂以額角叩地

也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

耳

善曰左氏傳令尹子又曰諺云狼子野心漢

書伍被說淮南王曰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

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范曄後漢書

匈奴論曰世祖用事諸夏未遑沙塞之事

日北狄謂魏也野心謂如野獸之心掘中軍臨

強猶強梁也延引也歲月言不久也

川殿下明德茂親揔茲戎重善曰何之元梁典

為臨川郡王天監三年以宏為中軍將軍劉璠

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北討于寶晉紀

河間王顥表曰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勲重

晉中興書桓溫檄曰幕府不才忝荷戎重銑

日同善注殿下者不斥言王也君今言皇太

千殿下然也茂親謂帝弟也揔統也戎兵也方

善本無弔民洛汭伐罪秦中善曰孟子曰湯始

方字其民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又曰奉辭伐罪漢書

田肯曰陛下既得韓信又治秦中向曰弔慰

也洛北曰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

其詳之丘遲頓首善曰願延之和謝靈運詩曰

聊用布所懷齊曰僕遲自

我言也聊且也往懷謂此書也詳審也

重荅劉秣陵沼書一首

善曰劉璠梁典曰劉沼字明信爲秣

陵令

劉孝標

善曰劉峻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暮月歸故

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圉齊永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爲崔豫州刑彼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後隱東陽金華山良曰同善注初孝標以仕不得志作辨命論秣陵令劉沼作書難之言不由命由人行之書荅往來非一其後沼作書未出而死有人於沼家得書以示孝標孝標乃作此書荅之故云重也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

也

善曰孝標集有沼難辨命論書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後天之倫次

向曰難謂難運命之書也余標自謂也天倫之感謂兄弟死也致至也謂沼難書竟未至孝標處

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五臣作蘊

而莫傳

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長逝化為異物莊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

言而去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銑曰長逝謂死也緒遺也蘊藏也莫無也言沼之遺言

餘論皆蘊藏而不傳於我也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

其音微未沫

昧

而其人已亡

善曰楚辭曰芳菲非而難虧兮芳至

今猶未沫王逸曰沫已也亡蓋切孫卿子曰其

語有其人亡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向曰

其人謂沼也。**青簡尚新**而五月日本**宿草將列**風俗

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青竹作簡書之耳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濟曰青

簡竹簡也古無紙用以爲**泫然不知涕之無從**

也善曰禮記門人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又

哀而出涕曰予惡夫涕之無**雖隙駒不留天波**

從也良曰泫然淚而兒

電謝善曰墨子曰人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譬

陰無停畧尺波豈徒旋翰曰隙允也駒馬馳

而過允喻速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久停言久

命如**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善曰楚辭曰春蘭

終古銑曰言文章之美如

蘭菊英妙之華水無絕也

故存其梗槩更酬

其言

善曰東京賦曰其梗槩粗略也酬報旨意也

若使墨翟

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

善曰墨子曰昔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

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之期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殺而死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事有豈可疑哉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本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濟同善注爽差徵驗也言二人說鬼神

莫東平之樹望咸陽而

西靡蓋

合

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

善曰聖賢冢墓記曰東平

思王冢在東平無鹽人傳云思王歸國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楸西靡宣城記曰臨城縣南四十

里蓋山高百許丈有舍好泉昔有舍曰女與其
父析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
見青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
涌廻流有朱鯉一雙今作樂嬉戲泉故涌出也
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良同善注但懸劔空隴有恨如何善
劉向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劔以過
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
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
於是以劔帶徐君墓樹而去翰曰言今所答
亦猶懸劔於墓樹而已餘同善注

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并序

劉子駿

善曰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
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

侍郎至中壘校尉王莽篡位為羲和
京兆尹卒銚曰同善注移易也謂

以我情移易彼意讓責也太常則周
之宗伯也博廣大也謂識用廣大謂
之博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

書皆列於學官

何曰歆為光祿大夫故云親近
建立也逸失也謂下三十九篇

者左氏傳毛詩失禮古文尚書四經漢初已來
皆不置博士歆欲亡此四經列學官而習之

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

不肯置對

善曰言諸博士既不肯立左氏而又
不肯與歆論議相對也 濟曰言諸

博士不肯與歆
論議相對也

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

其道甚著

良曰言堯舜禪讓道衰至夏殷周更代起也累重襲因著明也道謂帝王

之道也

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

翰曰言天子微弱政教不行故國家之道所以不全也

是故孔子憂道不

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

所

善曰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銑曰歷經也應受聘問也衛魯

二國名雅正也美事曰頌也

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

之道

善曰論語識曰自衛反魯刪詩書脩春秋春秋元命苞孔子曰丘作春秋王道成

向曰脩易謂作十翼也序書謂作尚書五十八篇序而兼脩春秋

及夫子沒而

微言絕七十

五臣本有二

子卒

五臣本作終

而大義垂

善

論語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曰夫子孔子也沒死也微言要妙之言也七十

二子謂孔子弟子達者之數也重遭戰國奔遽豆

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

善曰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漢書

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曰吳起三十八篇良曰遭遇也戰國謂七雄之時也遽豆禮器也

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陣謂行列之法孔子之道詩書禮樂也抑止也孫子吳起並著

兵法術法興起也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

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

善曰漢書武帝制曰

臣請天下敢有藏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又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八人皆坑之咸陽翰曰謂禮教頽毀也秦暴虐百姓故曰暴秦焚燒也挾藏也秦法有藏書不燒及以古非今者皆族之賢聖之道由是滅亡

漢興去聖帝明王

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

叔孫通略定禮儀

善曰漢書叔孫通曰臣願頗乎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

可

銑曰聖帝謂堯舜也明王謂三王也遐亦

遠也

襲亦因也叔孫通秦二世博士高祖定天

下權制

禮儀也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

世乃除挾書之律

善曰漢書曰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書曰

然公卿大臣絳灌之

善曰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

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
爲爪牙世世相屬百出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

齊曰周勃封終

灌灌嬰介冑兵器也言漢初公殭皆武夫軍

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

善曰史記曰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聞伏生脩尚書年

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鼎錯往受之
良曰掌故官名伏生秦博士也秦伏生於壁中

藏得尚書二十篇至漢初教於齊魯之間文帝使晁錯往受之尚書初出於屋

善曰漢書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

篇也 翰曰古書以竹簡爲用 繩連之故云朽折散絕

今其書見在時師

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

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朝之儒唯

賈生而已

善曰賈生賈誼也 銑曰萌芽謂初始也衆書謂禮公羊春秋諸子孔子

弟子學官博士也在朝之儒生有至孝武皇帝

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

元之間

善曰建元孝武皇帝年號也 何曰鄒魯梁趙四國名鄒人慶忌受詩於浮丘

伯梁人戴德受禮於后蒼賈誼爲訓當此之時

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

善曰成一經也濟曰雅頌泰誓後得博士集

皆詩也雅以正事頌以讚事

而讚之

善曰七略曰孝武皇帝未有人得泰誓書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讚說之因

傳以教今泰誓篇是也良曰孝文未人有得

泰誓於壁中者獻之使博士會讀而傳之今泰

誓篇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

也

善曰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廢樂崩道孤而無

主也翰曰詔武帝詔也缺虧脫誤閔憂也

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

善曰服虔

漢書注曰漢與秦相去七八十年韋昭曰全經

未焚書之時也銑曰全經謂未焚之時數足

也離此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五臣

日遠也

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

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

未及施行

善曰漢書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論

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

于學官

何曰魯恭王景帝子也同善注天漢武帝年號

及春秋左氏丘明

所脩

善曰漢書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有左丘明觀其史記丘明作傳良

曰左姓也

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

府伏而未發孝成

五臣本有皇字

帝愍學殘文缺稍離

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

官所傳經或脫簡傳

善本無傳字

或間

善本無作脫編善曰漢書

曰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

誥脫一簡召誥脫二簡濟曰通卷伏藏也稍

漸也言漸缺落頗離真正也校考也舊文古文

也三事即尚書左傳逸禮也間差也編比次也

博問人間則

善曰善本有此有字

魯國相公趙國貫公膠

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

善曰七略曰禮家先魯有

相生說經頗異論語家近琅邪王卿不審名及

膠東庸生皆以教然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

翰曰相公貫公庸生皆先進大儒也考校

與此古文三事同然抑止之未施行於世此乃

有識者之所歎慙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五臣無也字

銑曰歎慙嗟痛皆惜其不施行也

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

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

五臣

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何曰綴緝也陋隱言緝學之士不思閑

朱但就隱少之中分所碎辭使學者不成其才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

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齊曰口說未師即鄉

曾梁趙也傳記往古文者也大事謂封禪等事也若立辟離封禪巡狩

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良曰辟離請藝之所也封謂封大山禪謂

禪梁甫也巡狩謂勞資諸侯也冥暗原本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

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翰曰殘缺非古文者挾謂

帶意情也忘立左氏破其先師文義也亡無也服用也言無從善服義之正心也或懷

疾妬不老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善曰禮記曰無雷同

銑曰疾妬謂不欲立左氏也雷同謂雷之抑此發聲同時而應是非相同不別善惡也

三學以尚書爲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

哉

善曰臣贊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

何曰抑止也三

學謂劉歆立者當時學者尚書唯有三十篇以爲備矣不知有百篇謂左氏傳別行不傳春秋如此豈不哀哉言可哀也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

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

讓樂與士君子同之

濟曰上謂哀帝也紀紀揚名也文教謂經教也學士

謂當時博士也情謂有私意也依違謂不是非也言帝深知其妬疾私情惟讓賢士固因而不違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否

善本作不字

遣近臣奉

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

冀得廢遺今則不然良曰言下詔令試左氏可立不可立臣歆自謂也微

弱謂諸經有闕者二三君子謂諸博士同心用功望得廢遺以補闕少令則不然謂不肯也

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

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

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五臣無士君子也善曰

金匱曰夫人可以樂成難以慮始士君子也太公

也不誦絕之謂諸博士皆云不經習誦以杜塞且此

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五臣本

爲

五臣無爲字

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

而已哉

銑曰數家之事謂歆欲所立者先帝成帝也應當也言古文與時所行者相當

豈爲苟且而已

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善曰漢書班固曰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向曰愈猶勝也言禮失其序尚求之於鄙野之

人今取古文豈不勝求野人乎言勝也

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

公羊易則施孟

善曰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平乘人也事伏生又曰樂陵侯史

高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廼齊學又曰施雠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

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易

然孝皇

五臣本作宣

帝猶復

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

善曰漢書曰梁

丘字長翁鄆人也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勝
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
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良曰穀梁子名赤餘同善注義雖相反猶

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

五臣本有與

過而立

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

者不賢者志其小者

善曰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

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向曰言諸家雖義理相反而並置者寧失於存也墜落也言文武之道未落於地在於人也志記也謂使賢愚各盡其分今此數家之言所

以兼包太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

黨同門如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史之

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銑曰包含也守殘謂諸生守殘缺之業黨

助也同門曰朋道真請古文也隋隆也言違詔書當使刀筆之吏議其罪不取謂不可也

北山移文一首

孔德璋

善曰仕至詹事餘同向注 向曰蕭子顯齊書云孔稚珪字德

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大子詹事鐘山在鄱北其先周彦倫隱於此山後應詔出爲海鹽縣令欲却過此山孔生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

不許得至故云北山移文

鐘山之英草堂之靈

善曰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

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鐘嶺置草堂立寺

死當為神後吳王為立祠於鍾山下因移山為
蔣山也昔蜀有法師居於草堂寺及東歸至此
翫彼林泉之美乃於此山南也馬煙驛路勒移山
作草堂以擬焉英靈二神也

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善曰楚辭曰

耿介而不隨孫盛晉陽春秋曰呂安志量開廣
有拔俗風氣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逍遙

無為之業良曰驛傳也謂山之英靈驅馳輝
霧刻移文於山庭也耿介謂執節之士也拔出

也蕭灑五臣本度白雪五臣本以方絜五臣本干青雲五臣本

而直上吾方知之矣善曰孟子曰白雪之白也猶白土之白也子虛賦曰

上干青雲絜清干觸也方知之言有如此也若其亭亭

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徒萬乘其如脫

善曰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
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
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
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
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年衰志閔舉天下
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許慎曰言其易也
劉熙孟子注曰屣草屨可屣銑曰亭亭高聳
見表外也物表霞外言志高遠也芥草也千金
萬乘俗皆貴之此高潔之人視聞鳳吹於洛浦
之如草芥脫屣而已言輕也善曰列仙傳曰王子
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喬周宣王太子晉也
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薪歌延瀨未聞
向曰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游於伊洛之
間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
以終此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為
心何怪乎而為哀也遂為歌豈有善本終始參
作期終始參

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

善曰終始參差

歧路也蒼黃翻覆素絲也高誘曰閱其別與作也

齊曰參差不一也翻覆不定也翟墨翟朱楊朱墨子見練絲而泣之曰可以黃可以黑楊朱見歧路而哭之曰可以南可以北言周子無一定之志故宗此

二人悲哭以譏之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

黷何其謬哉

善曰蒼頡篇曰黷垢也良曰乍變也言周顒變迴跡向山中而心

猶染於俗也貞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

寥千載誰賞

善曰尚生千平也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

擔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范曄後漢書曰仲長

統字公理山陽人也性儉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翰曰嗚呼歎辭尚長字子

平男女嫁娶訖便隱而不出仲長統嘗歎曰若得背山臨水游覽平原此即足矣何為區區於帝王之門哉言此二人無使山阿空虛千載已來無人賞樂世有周子雋俗

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

南郭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周顒字彥倫汝南人也釋褐海陵國侍郎元徽中出為剡令建

元中為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稍遷國子博士卒於官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

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使者至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

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又曰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

嗒然似喪其偶郭象曰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嗒士合切銑曰周子謂彥倫也雋俗俗中

之雋士也博大通也玄謂莊老之道也史謂文

多質少也東魯謂顏闔也南郭子綦也言顒無

二人之隱遁也善曰但偶竊吹草堂濫巾北岳即齊竿也

偶匹對之名巾隱者之飾東觀漢記曰江革專心養母幅巾屣屨向曰竊盜也濫僭也南郭

處士盜居吹竿之位巾隱者之服也北岳即北山也言顯盜居草堂僭服幅巾有如南郭濫吹

竿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

於好爵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臯周易曰我

也欺誑也言雖假其容見於其始至也將欲排

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去日霜氣

橫秋或歌善本作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善

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

萋萋

良曰排推也巢父許由隱者之最也百

氏謂百家諸子也王侯爵之貴也拉折也傲蔑

皆輕也張大也橫蓋也幽人王孫隱者之稱慕

其長往故歌之疾其不游故怨之言顯初至如

此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

善曰蕭子

顯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易釋

部內典也漢書曰道家流者出於史官曆記成

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也翰曰空空以空明

空也釋部謂佛經也覈考也玄玄謂玄之又玄

也道流謂務光何足比消子不能儔

老子也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葦根殷湯伐

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

光光遂負石沉竅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消子者

齊人也好餌木隱於宕山能風銑曰務光消

子皆古之隱者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龍

善曰

漢書注曰駢六人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怪
波書俱招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一簡也鬼
髣髴鶴頭故有其稱 向同 善注 開馬自

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艾其義

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善曰楚辭曰製艾荷以為衣集

芙蓉而為棠王逸曰製裁也 濟曰言辟書既

至則神魄動散也軒舉也舉眉謂喜也次側也

袂衣袖也袂聳謂將臂也艾製荷衣隱者之服

言皆焚裂之舉騁塵俗之容狀抗舉走騁也

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

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善曰漢書曰萬戶以

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又曰秩六百石以上
皆同印墨綬 翰曰悽愴憤咽皆怨怒見言此

等雖無情見山人去亦如有喪朱而怨怒也

良曰紐繫縮貫也金章銅印也銅章墨綬縣令

之章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

飾也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

善曰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于屬縣漢書曰縣

大率百里阮籍詠懷詩曰英風截雲霓字書曰

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右銑曰跨越也管

州之城為屬城言越眾城而為縣宰之稱首也

英風妙譽皆美聲也海甸所理邑近海而在浙

江之道帙長殯

五臣本作擯法筵久埋敲扑

右也道帙長殯作擯法筵久埋敲扑普誼

犯其虐燥訴恫孔僂裝其懷善曰過秦曰執

下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恫僂於山陸王

逸曰恫僂困苦也向曰帙書衣也擯弃也敲

扑謂打人聲也牒文牒也訴訴告也恫僂繫偏

言道書講席又從弃理而聽訟通於懷抱也

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

折獄

善曰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西京雜記鄒陽酒賦廣雅曰課第也然今考第為課

也尚書上曰哀敬折獄明啓刑書

濟曰琴歌

酒賦皆逸人之務言今斷絕無續也綢繆親近

也紛綸衆多之見結課考

第也折獄謂審刑書也

籠張趙於往圖架卓

魯於前錄

音錄善曰漢書曰張敞字子高稍遷至山陽太守又曰趙廣漢字子都丞

郡人也為陽翟令以化行尤異遷京輔都尉范

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

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

扶風人也拜中牟令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

牟良曰張敞趙廣俱為京兆尹有名望魯

恭卓茂咸善為令言將崇樹風猷以籠架之

希

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

善曰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

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左
 氏傳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杜預
 曰九州之牧貢金也 翰曰渭城以西為右扶
 風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此謂
 三輔也秩皆二千石牧長也蹤跡
 也言希跡及之馳聲譽以遇也 使我高霞孤

映明月獨舉

善曰成公綏鷹賦曰陵高霞而輕舉 銑曰我謂鐘山神所稱也言

霞月徒舉映無人賞玩也

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戶

善本作澗石

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

向曰摧絕破壞也荒涼蕪穢也

言山人之去松蔭零落白雲無與為偶不復更歸徒為延望也

至於還飈入幕

寫霧出楹蕙帳空今夜鶴

五臣本作鵠

怨山人去兮

虎索

善作爰

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

纓善曰投簪踈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也摯虎

也徵士胡昭贊曰投簪卷帶輶聲匿迹蘭蘭佩

韋也翰曰颶風也寫吐也楹柱也蕙香草山人

投以爲帳此因山言之故託猿鶴以寄驚怨也

佩蘭故云解蘭縛繫也塵纓世事也幽人

於是南

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游子

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善曰禮記曰凡計於其

計或作赴赴至也良曰南岳謂南山也嘲調

也隴亦山也騰起竦上誚譏也言皆譏笑此山

初容此人也慨歎也游子謂周顒也欺誑也弔

問也言山爲周顒所誑情懷所喪而無人相問

也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

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善曰史記伯

夷叔齊詩曰

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
之陽稚珪集訓張長史詩曰同貧清風館共素
白雲室杜預左氏傳注曰謁告也謂告語於人
示談議之流翰曰託林澗以申其愧也風月
所以滋松桂之美言今無人故遣罷之馳騁宣
布也逸議謂隱逸之議臯澤也素貧素之交謁
告也謂布告於人使知也今又促裝下邑浪拽制上京雖情

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肩

善曰楚辭曰漁父鼓拽而去王逸曰船舷

也浪猶鼓也韋昭漢書注曰拽楫也呂氏春秋
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
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也說文曰肩外闕
之闕也銑曰促迫也下邑謂山陰也浪鼓也
拽棹也言山陰秩滿因向京而過山也上京建
業也魏闕朝廷也肩山門也言願情實在朝廷
而假跡於山門豈可使芳杜厚顏薛荔無恥善曰尚

有忸怩八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汗

渌池以

五臣本作於

洗耳

善曰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以

為汙乃臨池而洗耳

向曰芳杜薜荔皆香草言豈可使芳草懷恥愧以相見崖嶺再被滓穢

更以俗跡塵點我蕙草之路汙濁我洗耳之池也

宜嵒岫幌掩雲關歛

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齊

嵒門也岫幌山窓也雲關謂以雲為關鍵藏歛湍霧使無聞見也來轅妄轡謂周顒之車乘也

谷口郊端山之外也恐其親近故遠杜絕之

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

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廻俗士駕

為君謝逋客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良

曰條木枝也。穎草穗也。言條穗積怒，擊折穎之輪掃去其跡也。俗士逋客謂穎也。謝去也。文言草木謂爲山靈除去之不許來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三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四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劉良

喻巴蜀檄

善曰漢書曰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徵發巴

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翰曰檄敕也喻彼使然知我情也此周末時穆王令祭

公謀甫爲威猛之辭以責伙人之情此檄之始也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

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

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

屈膝請和

善曰戰國策張儀曰儀交臂而事齊楚銑曰蠻夷外國之通名擅專也

不討謂不征伐日久而侵犯邊境勞士大夫征討也陛下謂武帝也存恤撫安也單于匈奴君也怖恐駭驚也交臂拱手也

康居西域重譯納

貢稽顙

五臣作首來享善曰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北方曰譯說文曰

譯傳也傳四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春秋說題辭曰盛德則感越裳重譯禮記孔子曰拜之而後稽顙毛詩曰自彼氐羌莫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向曰康居國名重譯傳易其言納貢獻於移師東指中國也稽顙首至地也享亦獻也

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

善曰文穎曰至也番禺南海

郡縣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

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

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至也太子

即嬰齊也閩越地名也越有三此其一也良

曰閩越南夷國名也相誅謂自相誅殺而降也

予問罪也番禺南越王遣太子嬰齊入宿衛也

南夷之君西僂

蒲北切五臣本有據字

之長常效貢職不

敢愾怠

善曰言君者大之也文穎曰捷為縣論語撰考識曰穿胷脰耳莫不貢職良

曰僂捷謂蠻夷名長

君效具愾怠傲慢也

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

慕義欲為臣妾

善曰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皆延頸舉踵矣論語素

王受命識曰莫不喁喁

延頸歸德論語撰考識

曰遠都殊域莫不向風又曰孺悲欲見鄉黨慕

義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
翰曰踵足也喁喁衆口向上之兒言蠻夷之人
皆喁然向國家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
風義願為臣妾

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

賓之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呂氏春秋曰先王之法為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古

之道也濟曰中郎將謂唐蒙也賓服也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

奉幣帛衛使者不然

善曰張揖曰不然之變也良曰幣帛和戎之貨也衛

護也不然謂不意之變也

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

乃發軍興制

善曰張揖曰發三軍之衆也翰曰靡無也言意不許為兵戰之患

其辭也發軍興制謂

驚懼子弟憂患

五臣

長老

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

專也言

唐蒙自專而爲轉運非上本意也

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

人臣之節也

向日當行者謂巴蜀人唐蒙點夫征者也自賊殺自相劫奪也

夫

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

寧

弓而馳荷兵而

走

善曰張揖曰晝舉烽夜燔燧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攝奴頰切濟曰烽燧者舉火以

驚候燔燒攝持也兵矛戟之屬

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

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

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

善曰編列謂編戶也淮南子曰編戶齊民良曰言邊郡之士觸刃冒矢不轉足者決志陷陣

也讎仇也編列謂編戶齊民也計深慮遠急國

異主哉言與巴蜀人不異主也

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

珪而爵善曰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

符受封生則榮貴死則忠節也珪玉也

位爲通侯處列東第

善曰東第

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張揖曰列東第在天子下方

翰曰第次也西爲尊東爲下言

爲通侯列在天子之下次

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

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

烈

善本著作列

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

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

善曰春秋考異郵曰枯骸收胲血膏潤草胲古

木坊 命曰戮 王侯之別也 行片也 言國家
重功臣厚爵賞故賢人君子用命至死而不辭
也 腦髓也 膏脂也 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

抵

禮誅 善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 一曰逃

而誅戮之也 一曰誅者亡不肯受誅也 齊曰
南夷謂夜郎也 抵觸言自為賊殺觸我兵之誅

也 身死無名謚為至愚

善曰無名言無善名也 謚猶號也 良曰謚者

行之跡言為賊而死 故謚為至愚之人也 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

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 翰曰言

巴蜀之人不立忠節身被誅戮恥及然此非獨
父母也與此境立功之人相去遠也

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

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

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

遣信使

善曰誠信之使也者也言非逃亡者之罪亦父母之教不

至而子弟不脩謹又不崇廉厚之風誅戮亦宜矣有司謂唐蒙也悼傷也愚人謂巴蜀之人也

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

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

善曰漢書景帝詔曰置三老孝

悌以道民焉

向曰曉明喻告也言明告百姓

發卒奉幣和戎之事也數讓皆責也景帝時郡

置耆年有德者三人以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

親見近縣

善曰重難也不欲召聚之張揖曰檄以示巴蜀城旁近縣

齊曰重煩

擾也言農時煩擾百姓已親見此
相如自謂也近縣近蜀之縣也
恐遠所谿公

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
善曰亟急也漢書曰縣有

蠻夷**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良曰亟急咸皆忽輕也恐山谷之人

不徧聞可急下檄書告之使皆知非天子之意輕忽也

爲表紹檄豫州
善曰魏氏春秋曰表紹伐許乃檄州郡

陳孔璋
善曰魏志曰同翰注翰曰琳避難冀州表本初使典文章作

此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絃上不可不發曹公愛其才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

五臣本作相國守

善曰蜀志曰先

主歸陶謙謙表先主爲豫州刺史後歸曹公曹

公表爲左將軍銑曰刺史劉備也相國謂爲

侯王相國也守郡守也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

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

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

善曰難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

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向曰圖度權勢也言古明君皆度其危亡思其險難因事立勢以成其賢

聖之功也非常之人謂賢聖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疆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

權威福由已持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

敗之問占夢卜涇水為崇二世乃齊望夷宮

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壯

女壻咸陽令閻樂數二世二世自殺張華曰望

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處是臨涇水作

之以望北夷也漢書曰王氏浸盛羣下莫敢正

言濟曰擬度也言非常之事則非常平之人

能度之彊暴也弱主二世也趙高秦相也柄國

之機要也威福賞罰也迫脅怕懼也言百姓懼

高之威皆不敢正言於君也望夷秦宮名趙高

使閻樂殺二世於此宮也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永為世鑒及

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

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善曰漢

辟疆謂丞相陳平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兵居南

北軍丞相如辟疆計太后臨朝以呂侯子台為

呂王台弟產爲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爲趙王
呂后崩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韋昭國語注
曰季末也左氏傳閔子騫曰下凌上替能無亂
乎高唐賦曰寒心酸臍良曰鑒戒臻至季末
也呂產爲相國封梁王弟祿拜將軍封趙王擅
專也萬機皆專斷於已陵犯替廢也海內國內
痛心也也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

尊立

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

五臣本作融顯此

則大

臣立權之明表也

善曰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

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章欲與太尉勃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代王立是爲孝文皇帝明表謂明白之表儀也銑曰漢道興盛而明長者是周勃等權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

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興

少除黃門相帝即位加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悺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氏傳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山海經曰鈎吾山有獸羊身人面其口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鴝食人郭璞云為物貪婪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禹鼎左氏傳所謂饕餮者也狍音咆向曰曹騰操祖相帝時位加特進與小黃門左悺中常侍徐璜同作妖妄取媚於君為貪亂之行以殘害人也饕餮貪也父嵩乞句蓋

攜養因賊假位與金輦壁輸貨權門善曰魏志曰曹騰養

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本未司馬彪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說文曰句乞也古賴切漢書曰

息大躬交遊貴戚趨走權門為名濟曰操父

嵩本夏侯氏之子騰無子乞養之句乞也賈賄

賂也輿輦車也權勢也靈帝時賣官言竊盜鼎

嵩以車載賄賂寶以輪勢門而官至太尉竊盜鼎

司傾覆重器善曰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

之大器也良曰鼎司謂司空非才而居此位

故云竊也重器謂天子政教也言傾覆天子政

教操贅職閹遺醜本無懿五臣德善曰贅謂假

子曰附贅懸肱然肱贅假肉也贅之銳切肱音

尤翰曰贅餘肉著身也閹官人也令善也贅

喻嵩也閹謂騰也言操是如此獬狔狡鋒協好

種類元無善德以及於人也獬狔狡鋒協好

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善曰魏志曰

與紹誅諸閹官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閹人無

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銑曰幕府

狡健也言操性與兵器相合故好樂禍亂

曰幕府謂紹也董督也鷹鷂鳥續遇董卓侵官

也言紹督理鷂鳥掃除閹官也

暴國善曰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

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左氏傳樂鉞

謂樂書曰侵官員也失官慢也濟曰續相連

也侵官謂冒官也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

謂卓遷獻帝於西京

夏收羅英雄弃瑕取用善曰魏志曰董卓呼紹

長揖而出奔冀州卓因拜紹渤海太守因舉渤

海之眾以攻卓良曰提攜鼓奮也東夏即渤

海也收羅謂采訪賢才弃瑕

譽而取其能者餘同善注故遂與操同諮合

謀授以裨師五臣謂其鷹犬之才瓜牙可任

善曰裨師偏師也漢書衛青傳曰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謝承後漢書陳龜表曰臣累世展鷹犬搏擊之用翰曰諮議裨偏也紹表操為兗州刺史授以偏帥與同議合謀欲匡復漢室者謂其有大鷹將搏擊之能可為至乃愚佻短略爪牙之任也言鷹犬以此操也

輕進易退

善曰字書曰佻輕也勅聊切銑曰佻輕略法也言操輕薄少有法度

傷夷折衄

六女數喪師徒也向曰夷殺衄縮

幕府輒

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

善本無太守字

領兗州刺史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兗州公山

為黃巾所殺乃以操為兗州刺史

濟曰輒專

銳精完全也言操數敗喪師旅而紹專以精兵

脩輯之而又表天子

被以虎文獎

威柄

善

令操領東郡太守也

被以虎又則羊質虎文也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魏志作獎賊賊成也言獎成其威柄也向曰獎勸也言操實羊質而被虎文者乃紹蓋勸賊以成威福之柄

冀獲秦師一剋之報

善曰左氏傳曰秦孟明帥帥伐晉晉侯禦之秦師收

績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翰曰秦將孟明氏

數敗秦師穆公不罪遂得敗晉以報秦故云一剋之報言操數敗我不以為罪者亦冀操一剋之報

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兖州兵衆

強盛內懷反紹意毛詩曰無然畔換鄭玄曰畔換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眦跋扈賈逵國語注

曰肆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忒惡也害剥元元

殘賢害善

善曰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沉於殷久矣何乃急急

於元元哉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張奐與

毛留君書曰氣厲流行傷賢害善向曰割剥

殘害也元元謂衆人也殘害殺戮也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

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

誅妻孥受灰滅之咎善曰臣瓚漢書注曰懸首於木曰梟尚書曰余則孥

戮汝濟曰偉奇阿曲也斬首懸之曰梟孥子也操爲兗州邊讓言議讓頗侵於操操殺讓而

族其家故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

舉州同聲善曰林喻多也司馬遷書曰列於君

史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爲天下唱始周易曰同聲相應良曰林言多也憤怒奮舉也言士人

怒怨舉手同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

東裔蹈據無所

善曰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

祖與呂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

翰曰操為

徐州刺史為陶謙所破又與呂布戰於濮陽為

布所敗而走故云地奪也彷徨驚

幕府惟五臣

兒蹈踐據依也言無所依踐也

作推

疆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

善曰叛人謂

曰徙二千石高貴富人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

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為奉山園也左氏傳曰圍

宋彭城非宋地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

不登叛人翰曰幹本喻君也枝喻諸侯也登

成也叛人謂呂布也言我欲強君

而弱諸侯故不成呂布之強也故復援旌擐

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眾奔沮

慈與反善

諸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傳曰擐甲執兵杜預
曰擐貫也胡慢切春秋掘誠圖曰諸侯冰散席

卷各爭恣妄漢書曰膠西王卬頭漢軍壁弓高
候執金鼓見之向曰授引擐貫金鉦沮壞也

言紹聞操敗引軍擊布被之軍衆奔壞也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

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天造於操

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操圍呂布於濮陽爲布
所破投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

說文曰拯上舉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師克還
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濟曰拯救也死

言之患謂遭呂布之破也復反也方伯謂兗州
刺史也無德於兗土之人謂已舉操爲兗州而

操害賢善也造恩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日善
也有大恩謂救之

都長安後韓暹以天子還雒陽良曰鸞駕天
子車也旆車飾也魏志曰時董卓徙天子都長

安後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時冀州方有比

鄙之警匪遑離局

善曰魏志曰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紹遂領冀州謝承

後漢書曰公孫瓚非紹立劉伯安歛其衆攻紹禮記曰各司其局鄭玄曰局部分也

翰曰時

公孫瓚出軍屯槃阿遂舉兵攻紹紹時爲冀州刺史人衆悉叛紹降瓚大破紹軍鄙邊邑也遑

暇也局部分也

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脩

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

善曰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祖遂至洛陽衛京

師脅遷謂迫脅天子而遷徙也

銑曰鬼神所

居曰廟翊輔衛護也幼主謂獻帝也脅劫遷移

也當御謂萬事自當理之不令上知也省亦禁

也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

善曰

家語曰是謂壞法亂紀也漢官儀曰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

向日侮輕紀綱

也領統領也三臺謂中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臺外臺憲臺也制斷也

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善曰宗亦族也漢書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王

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家語曰宰予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之亂夷三族也濟曰由心不論

勲賢也在口不依法令也五宗謂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也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言操之暴如此

也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善曰漢書曰上既造白鹿

皮幣令不顯異不應受脅張湯奏異腹非論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也良曰羣談謂議朝

政者腹議謂口不言而心惡百察鉗口道路以之者隱戮謂託別事而誅之

曰善曰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

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鉗其嚴切

道路之人但以目相視而已尚書記朝會公卿充貢品而已

銑曰尚書掌朝會之法也諸侯特見日會言公卿不敢論時政但具貢品故太尉楊

五臣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解睚五作揚

被以非罪榜楚五臣作楚榜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

忒不顧憲網善曰漢書曰王莽誅翟義夷滅三族皆至同坑以五毒參并葬之如

淳曰野葛狼毒之屬韓詩外傳曰不當者觸情縱欲也向曰虎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

司徒故云歷二司也時袁術作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下獄劾以大逆眦睚瞋

目貌楚檟榜笞也參并謂兼也五毒謂五刑備具也忒惡也言用兼五刑觸情任為毒惡不顧

其法律也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

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

收立殺不俟報聞

濟曰迷惑杜塞擅專也言操將惑明時絕忠諫故立即殺

彥不得待奏報聞徹天子也

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

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

破棺裸

胡寡

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

懷

善曰裸作裸漢書曰文皇帝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曹瞞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

金寶天子聞之哀泣昆或為弟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以

識其墳良曰言帝弟瑩獨合恭敬況使吏士發掘墳墓而取金玉乎

孝王墓天子聞之哀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

金校尉所過墮

五臣作墮

突無骸不露

翰曰墮壞突破也言操置

發丘中郎模金校尉之官所過皆破壞冢墓以取金寶而露其骸骨也

身處三公

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

細政慘苛

善作

科方互設嘗繳充蹊坑穽塞路

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

民

五臣作人

帝都有吁嗟怨

善曰戰國策蘇秦曰上相怨民無所聊家語

孔子曰今人之言惡者比之於桀紂民怨其虐莫不吁嗟

鉞曰桀虜謂惡人也虐殘毒害施布也殘毒布人鬼謂殺忠賢露骸骨也荷煩慘

毒罾網也繳繫縷箭上以射鳥穽亦坑也可以捕獸此喻法令煩酷人之舉手動足皆陷刑網充豫二州名操所領也吁嗟歎聲歷觀

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幕府方詰

外姦未及整訓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去質切何曰言書史所

載未有毒害如操者酷裂猶毒害也詰問也賊在外曰姦整齊訓教也言紹爲問罪於外未及

齊教於操也

加緒含容

五臣作覆

冀可彌縫

善曰左氏傳展喜對齊侯

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濟曰緒餘也言紹加餘含容於操冀可彌縫其

過使自改悔也

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

善曰劉向列女傳曰羊舌

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姁產男叔姬往觀之曰其聲狼也狼子野心非是莫滅羊舌氏乎良

亂之謀有同豺狼也

乃欲摧撓

教女棟梁孤弱

莫室

善曰周易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翰

空揚彪也孤弱謂除其輔佐也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

征公孫瓚善曰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奎董卓至洛陽遷瓚奮武將軍封薊侯范曄後

漢書曰公孫瓚大破黃巾威震河北紹自將擊之銑曰除滅忠正謂殺趙彥等也梟惡鳥也

雄強也言操如惡鳥之強也疆寇桀逆拒圍一

伐擊也謂紹擊鼓往征瓚也

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

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

夷善曰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也魏志曰紹悉軍圍瓚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向曰強寇謂瓚也言瓚桀逆

拒紹內將掩襲而圍之操因暗與瓚書云外稱助紹內將掩襲而取之行人使人也謂操使

自發露操與瓚書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也故

使鋒芒

五臣作茫

挫縮厥圖不果

良曰鋒芒兵戈也挫摧也言發露操

不果成其謀也

耳

五臣作爾

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

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

善曰晉中

興書曰胡俗其入居塞者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

濟曰大軍紹自謂也蕩洗

縣也西山鹿腸山也紹入朝歌自於鹿腸山斬賊于毒等滅之又擊左校郭太賢及西營屠各

屠各匈奴種也束手謂縛也質以物相屬也前登謂爭先而降也大羊殘醜謂羌狄雜類也消

亡淪沒也言皆畏滅亡沒於山谷之中也

於是操師震懼

章

晨夜遁

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

善曰魏志曰袁紹將進軍攻許公留于禁屯河

上公軍官度漢書音義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

屯聚據依也教倉地名中有大倉俯臨黃河言操懼紹依北地以為固也欲以螳螂

之斧禦隆車之隧善曰莊子蓬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

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銑曰螳螂蟲也前有兩足舉之如執斧之象隧猶轍也言此蟲舉

斧禦大車之輓亦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善曰

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

外晏子謂也向曰折摧長戟百萬胡騎千羣衝突也宇宙謂四上下也

奮中黃育獲之士五臣騁良弓勁弩之勢善曰

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獲而右搏彫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

焉而死文子曰狡兔得而獵大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

從韓出

濟曰戟戈屬也胡匈奴也百萬千羣

言多也中黃伯夏育烏獲皆古之力士也聘縱

良善勁強也言紹士卒

之盛以威操曲部也

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

漂他荅反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

州外甥高翰為并州淮南子曰何謂九山曰

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直河內野青縣尚書曰

浮于濟漂達于河良曰越逾也涉度也濟漂

二水大軍汎黃河而角五臣作角其前荊州下宛葉

也

而犄其後善曰左氏傳狄子駒支曰譬如捕

前後猶如捕獸一人捉角一人戾足說文曰犄

戾足也

與紹相結宛葉

雷震虎步並集虜庭善曰李陵

二縣名犄擊也

不肖軀且當猛虎步銑曰雷震虎若舉炎火

步皆軍士威勢也虜庭謂漂之庭也

以燔飛蓬覆滄海以沃燹炭有何不

五臣有滅

者哉

善曰楚辭曰離憂患而廼寤今若縱火於秋蓬黃石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誅不義若

決江海而溉焚火其剋必矣聲類曰燹燒也說

文曰燹火飛也向曰燹燒沃灌也燹火飛也

舉炎盛之火而燒枯蓬傾海水以灌飛火又操

言紹之伐操勢亦如此何有不消滅者哉

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

怨曠思歸流涕北顧

善曰毛詩序曰男女怨曠濟曰幽冀二州名故營謂

紹之故營部曲之兵也怨別曠夕也其餘充豫

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

各被創夷人爲讎敵若廻旆方徂登高岡而擊

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

善曰魏志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爲兗州牧
建安三年曹公東征大破之布乃還固守公遂
決泗沂水以灌城禽布殺之又曰張揚字稚叔
雲中人也董卓以爲建義將軍建安四年曹公
征呂布張揚將揚醜殺揚以應太祖揚將眭固
殺醜將其衆欲北合袁紹太祖遣使渙邀擊之
殺固尚書曰父師曰召敵離弗怠廣雅曰徽幘
也徽與揮古通用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
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
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
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外境之助
此之謂瓦解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
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
刃良曰張揚與呂布善布被曹操圍張揚將
救之其將揚醜殺張揚以應曹操揚醜之將眭
固又殺醜欲以衆北合袁紹曹操遣使與之盡

收其衆覆敗也張揚之衆皆敗亡權勢無如之
何且從之耳然已被操傷害皆以操爲讎敵也
旆旗徂往也紹言若我廻旗方往登高山擊鼓
吹角舉白幡以開降路則操之軍士皆不待血
刃而崩離也素白揮幡也方今漢室陵遲綱維
土崩瓦解謂崩離俟待也
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善曰尚書
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尚書太傳曰股肱臣也
晏孔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
之外晏子之謂也翰曰陵遲猶漸壞也維紀
弛廢也一介謂輕微也言漢室漸壞綱紀無一
介之臣以爲輔佐也股脾肱臂也言
手足之臣皆無折衝陷陣之權勢也
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
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銑曰天子境內千里曰畿

內簡練謂選擇也。搦歛憑依脅懼也。暴虐之臣謂操也。言忠義之士懼操不敢展其誠節。又

操持

五臣作特

部曲精兵七百

五臣有人字

圍守宮闕外

託宿衛

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

善曰

說文曰逆而奪取曰篡又患切

向曰宮闕天子所居也拘止執持也逆而奪取曰篡萌始作

起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

五臣作烈

士立功之

會可不勗哉

善曰喻巴蜀文曰肝腦塗中原漢書曰一敗塗地尚書曰勗哉夫子

齊曰言操之逆亂如此是忠臣用命之時烈士立功之際可不勉力哉

操又矯命

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疆寇弱

主違衆旅叛

善曰漢書以旅爲助良曰矯詐過誤旅助也言操詐稱制發其兵

恐州郡誤聽給與是強寇賊而弱天子也如此則違衆人以助叛逆也舉以喪名

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

並進善曰魏志曰紹以中子熙爲幽州舉謂舉兵立忠正之名哲智也言明智不

取也幽并紹中子熙所領也書到荊州便勒見胡兵與建忠

將軍協同聲勢善曰魏志曰張繡以軍功稱遷至建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

銑曰張繡爲建忠將軍與劉表相合以攻操勢力也州郡各整戎馬羅落

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

著向日羅落布列也匡正也其得操首者封五

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音將校諸吏降

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
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善曰風俗通曰謹按律者法也

皋陶謨虞云始造律時王使制曰令漢書著甲
令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
如律令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齊曰部
曲謂隊帥也偏裨小將也諸吏謂官屬也勿有
所問言不與罪也廣遠宣通班布揚舉符書也
言布舉軍書賞賜之數使天下知天子為操所
拘偪之難如律令謂
賞賜一如律令之法

檄吳將校部曲文

良曰此曹公檄江東諸
軍將校部曲令背孫權

而歸
於漢

東江章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

善曰魏志曰荀彧字文若穎川人也太祖進彧

為漢侍中守尚書令也荀彧為尚書令獨稱者以官高也

翰曰子發檄時

告江東

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

唯人所召

善曰左氏傳閔子騫之辭權吳主也召招也言禍福無有異門

銑曰孫

但人心所招也

夫見機

五臣作幾

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

也

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日幾者事之微言見事微者不處凶危之地

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

善曰漢書曰江充因變制

宜周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王弼曰窮必通也

濟曰能制變通之理在困窮而

能通是智者之思慮也

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

善無下字

愚之

蔽也

良曰漬浸荒廢也沈謂醉冥也言漸浸廢置不思廻復是下愚之蔽也

是以

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

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封禪書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翰曰大雅詩篇名以美君子言其能

居安思危故能遠離咎悔也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

之量不亦殊

五臣作異乎銑曰佚樂也一者謂君子小人也量度也言度量殊

異孫權小子未辨菽麥

善曰左氏傳曰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

麥向曰菽豆也未辨菽麥言其無識之甚也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

字不足以滂簡墨

善曰漢書音義服虔注曰易曰喪其資斧未聞其說張晏

林曰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也虞喜志曰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戎入廟受斧文曰

齊斧也。濟曰：領項膏潤也。斧所以整齊軍旅，故曰齊斧也。簡墨謂刑書也。言權之要領不足，潤斧鉞名字不足，濟刑書也。譬猶鰲角，郊始生翰毛，而使陸

梁放肆顧行吠主。

善曰：爾雅曰：生而自食曰雛。待哺曰鰲。郭璞曰：鳥子須母。

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毛長大者。西京賦曰：怪獸陸梁。戰國策田勃謂田單曰：跖之狗吠堯，非其主也。良曰：鰲卵鳥子也。翰羽也。陸梁跳躍兒肆縱也。此喻權如鳥獸始生而放縱還視，以吠其主，不從皇化也。戰國策曰：跖之犬可使吠堯也。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鑿鑿之魚，期於消爛也。翰曰：皇威天子之威也。靈神靈也。誅討也。言我國家張在天網而權以在綱目之中也。鑿炊鑊鼎也。言游鼎之魚，期於消爛不遠。若

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二苗之墟子陽無荆門

之敗

善曰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女徂征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

苗格孔安國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王遣任滿據荆門帝令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朝

銑曰同善

注言此者欲以摧折山水之固也

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

五臣本有也字善曰史記曰天子

拜涉何為遼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何天子遣左將軍荀彘擊朝鮮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浦咸會番禺南越以平遂為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越建成侯敖殺餘善以其眾降向曰朝鮮遼東國名壘軍壁也刊除也朝鮮國叛使

帝使楊僕征之而平旗也此亦據險而已

昔夫差承闔閭之遠

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疆矣

善曰史記曰吳王闔

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韋昭國語注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負負奔吳吳與地故曰申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濟曰吳王夫差承父闔閭遠跡用子胥訓兵之法大破越棲越王句踐於會稽之山誠為強盛申胥本伍奢之子子胥也奔於吳封申地故曰申胥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

五臣軍

善曰毛萇詩注曰抗

與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

衡為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
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吳引
兵歸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
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襲吳吳王聞
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
宮而殺夫差良曰同善注屬環聲盡也及

吳王濞浦驕恣屈堀強猖昌猾胡始亂善曰漢書曰吳

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為吳王孝景五年
起兵於廣陵左氏傳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
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
翰曰恣縱也屈強不順兒宿猾狂狡兒始亂謂
為亂也自以兵疆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南下

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善曰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

侯周亞夫往擊楚敗之七國吳王濞楚王戊趙
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王賢膠東王渠

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
瓦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
之人衆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
子曰冰泮而農桑起銑曰太尉周亞夫也甫
始也滎陽郡名鼻與漢所封七國同叛也
瓦解冰泮言破敗之甚也解泮皆破也

鼻之

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胷

善曰漢書曰吳

王敗乃與麾下壯士千人夜亡渡淮走丹徒保
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
出勞軍漢使人縱殺吳王漢書賈誼上疏曰適
啓其口七首已陷其胷矣給音殆向曰罵惡
言也鼻敗後與麾下將士七千人夜亡走丹徒
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使誑吳王吳王出勞
軍使人縱殺之陷入何則天威不可當而五臣
也刃入於胷謂縱殺也

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

齊曰悖亂

也言夫差與濞皆為亂逆而誅不足恃也

自董卓作亂以迄於

五臣作于

今將三十載其間豪桀縱橫熊據虎踞疆如二

袁勇如呂布

善曰二袁袁紹袁術也魏志曰呂布便弓馬旅力過人號為飛將

良曰迄至也豪桀縱橫言多也熊虎猛獸也時止也以比當時英雄也二袁謂紹術也呂布驍

將故云

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

善無十有餘輩者字

其餘鋒剋特起鸛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

數

善曰淮南子曰鸛視虎顧鹽鐵論曰無鹿駭

數狼顧之憂翰曰跨據也其餘謂諸小賊也

捍勇特獨也鸛鷺鳥狼惡獸梟惡鳥也雄長也小賊如此鳥獸殘害者不可勝數言其多也

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

善曰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詩曰周餘黎民
靡有孑遺 銑曰鉄椹鉞斧也言亂賊之徒皆

從椹斧之誅如火燒燎原 近者關中諸將復相
草無有餘遺也予餘也

合聚續爲叛亂

善曰魏志張魯據漢中還鍾繇
討之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

襲馬超遂與楊秋李湛宜成等反遣曹仁討之

超等屯潼關公勅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

戰 向曰馬超楊秋叛於關中遣曹仁討之超

等屯潼關曹公勅諸將曰關西兵精悍堅壁勿

與戰續 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羗胡齊鋒東向氣

次也

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

戎啓行未鼓而破

善曰魏志曰公西征馬超公
自潼關北度未濟赴船急戰

丁斐曰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得渡循河
爲角而南賊追距渭口分乃分兵結營於渭南

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進軍度渭超等數挑戰
不許公乃與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
乃縱彊騎夾擊大破之斬宜成李榘等漢書元
后詔曰運獨戰之明奮無前之威毛詩曰武王
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又曰元
戎十乘以先啓行濟曰二華大華少華二山
名河渭二水名馬超阻依此山河險固驅率羌
胡自爲無敵矣而曹公討之如順風縱其盛火
大兵未及鼓怒而賊以破亡也傳曰時
唯鷹揚又曰一鼓作氣元大戎兵也
伏尸千
五臣作
萬流血漂櫓
此皆天下所共知也
善
戰國策秦王謂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
血千里賈誼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
良
曰漂浮也
櫓大櫓也
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
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
善曰魏
志曰公

斬宜成遂超走涼州興略曰韓遂字文約在

州阻兵為亂積三十年建安二十年乃死翰

曰連竄逸失逆散也鳴吠猶叛亂也大軍逆賊

所以不濟江伐吳者為伐韓約馬超也

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唇齒善曰魏志曰初隴西

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抱罕夏侯淵討之

屠抱罕斬建涼州銑曰宋建自稱平漢王聚

兵犯命與馬超等同惡以又鎮南將軍張魯負

相救援如唇齒相副焉

固不恭善曰魏志曰張魯字公旗據漢中以鬼

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漢寧

太祖征之周禮曰負固不服則攻之何曰負

倚也倚巴漢之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

固不恭帝命

旅旆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公征孫權攻破

干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

師濟曰皆謂韓宋等當加意先誅也觀兵旅

施謂先臨江將伐吳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

乃引軍西討建約等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偏

下誅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偏

將涉隴則建約梟夷善曰魏志曰韓遂在

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後淵大破遂軍得

其於麾魏志曰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抱

罕夏侯淵討之屠抱罕斬建涼州良曰偏將

謂夏侯淵也涉渡也隴謂隴山也殺人懸首曰

梟夷滅旌表也首謂建約之軍入散關則羣氏

首萬里謂自涼州入帝都也

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善曰魏志曰公西征

張魯自陳倉出散關

至河池氏王寶茂恃險不服攻屠之

翰曰敬

事天子也

進臨漢中則陽平

五臣作平陽

不守

善曰魏志曰西征張

魯至陽平魯使弟衛據平陽關曹公遣高祚屯險夜襲大破之

銑曰平陽關名曹公討張魯

太破之故

十萬之師

土崩魚爛

張魯遁竄走入

巴中

懷恩悔過

委質還降

善曰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

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柰何魚

爛而亡何休曰魚爛從肉發左氏傳故突曰策名委質

向曰十萬之師謂張魯之眾也土崩

自下魚爛從肉

連亦竄也巴中地名也魯初欲走入巴中曹公遣人慰喻盡家屬出降也

夷王朴胡賓

琮

邑侯杜濩

胡郭

各帥種落

共舉巴

郡以奉王職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巴夷三朴胡賓邑侯杜濩舉巴夷賓

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爲巴東太守濩巴西

太守孫盛曰朴音浮濩音護齊曰種類也落

聚落也巴賓皆地名朴胡杜濩皆

夷王姓名也奉職謂奉天子職事鉦鼓一動二

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錯曰今伐蜀利盡

西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

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又曰不挫一兵之鋒鈍與

頓同良曰鉦鏡也二方謂蜀與漢中也司馬

錯曰今之伐蜀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言不用也

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杜稷神武非徒人力所

能立也翰曰徒空也言皆憑天聖朝寬仁覆載

允信允文善曰春秋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

大度禮記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毛

詩曰允文允武昭假列祖銑曰聖朝謂獻帝

也言以寬厚之二覆載萬物著誠言於文惠

天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

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

善曰魏志曰胡濩者皆封列侯又曰封魯

及五子皆爲列侯向曰爵謂胡濩子弟部曲

將校爲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

民反業

善曰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

濟曰將校謂其下軍師也皆爲列國侯將軍已

下節給小官千餘人堵牆也安於牆堵不失家

業也四民士農而建約之五臣屬皆爲鯨鯢善

工商反還也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

封以爲大戮良曰支屬謂親黨也鯨鯢謂大

戮也超之妻孥焚首金城善曰魏志曰南安趙衢

討超梟其妻子漢書有

金城郡

翰曰孖子

父母嬰孩覆尸許市

善曰范曄

焚燒也金城郡名

後漢書曰建安元年遷都于許

非國家鍾

曰嬰孩小兒也言皆戮於許都市

禍

作福

於彼

作禍

於此也

逆順之分

不得

不然

善曰漢書洵勲曰甚詩逆順之理

良曰

也夫鷲

善作擊

鳥之擊

善本無擊字

先高

攫俱

鷲之勢

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

五臣本無也字善曰此述往年未伐之

意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孔安國曰諸侯僉同乃退以示

弱濟曰攫執也言鷲鳥擊物必先高飛者取其勢也牧野地名紂率眾於此與武王戰而滅

紂是孟津退師之勢也

今者枳棘翦干

五臣

戎

此言首不伐吳之意也

夏以清

善曰枳棘以喻殘賊也翦扞翦除而防衛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扞衛也音捍

良曰枳棘惡木也喻殘賊也翦齊刊削也言殘賊齊削戎狄與華夏皆清平也萬里肅

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

十一年治兵遂征孫權也與匈奴南

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

蒲墨反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

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漢書曰

諸羌言願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左右羌之所居

湟音皇漢書曰匈奴北服丁令也晉中興書曰

胡俗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震奮

爲單于統領諸種銑曰並戎狄號也

席卷自壽春而南

善曰漢書九江郡有壽春邑向曰震霹靂也奮振也席卷

謂盡發其兵也壽春色名言如又使征西將軍

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

南臨汶江搃厄據庸蜀善曰魏志曰夏侯淵字妙才淳族弟也為征西

將軍魏志曰建安二十年留夏侯淵屯漢中

濟曰武都氏羌郡名巴漢地名銳利也汶江名

搃捉也庸蜀地名言使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

守捉不令為吳之援也江

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善曰漢書曰東

越反比遣橫海將軍韓說樓船將軍楊僕入軍

於越良曰江夏襄陽豫章皆郡名湘沅二江

名樓船橫海皆將軍號也言以前萬里剋期五

諸軍期至吳會分為五道而入也

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

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

善曰大舉天師至壽春而南一道也

使征西甲卒五萬二道也及武都至庸蜀三道也江夏至豫章四道也樓船至會稽五道也尚

書成王曰元惡大憝

翰曰期命謂權命盡之

期至也丞相曹公也元大懸惡也梟夷謂誅滅

也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

善曰楊雄覈靈

賦曰枝附葉從表立景隨

銑曰枝附葉從謂

吳諸將枝附葉從也特獨禽獲疾患也言將帥

親黨皆非詔書

所獨獲而患之故每破滅疆敵未嘗不務在先

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

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

善曰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亡可翹足而待也

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尚

書曰惟影響孔安國曰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向曰言我以降為先以誅戮為後也拔將取才
謂有文武才皆濟用之也翹舉也言立功之士
舉足引望我皇風化如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
響之應聲而來也

則廬江太守劉勲先舉其郡還歸國家

善曰魏志曰建

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死廬江太守劉勲率
眾降封為列侯濟曰術病死勲舉眾降封為

列侯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眾出降

也善曰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鴈門人也以兵屬呂
布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眾降拜中郎將爵

為關內侯良曰曹公破呂布張遼率眾降拜

還討眭固薛洪音流五尚開成就化

善曰魏志曰眭

固屬袁紹屯射犬公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度

留守自將兵以迎紹求救與渙仁遇交戰大破

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眾降封為列

侯樛音留翰曰睦固將屬袁紹留薛洪樛尚

留守射犬曹公擊破固斬之濟河圍洪尚於射

犬而洪尚降官度五臣之役則張郃烏合高魚舉

封為列侯事立功善曰魏志曰公擊淳于瓊留曹洪守紹

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

降魏志云高覽此云魚蓋有二名銑曰官渡

地名役征也曹公擊袁紹於官渡紹將張郃高

覽降曹公今此言後討袁尚則五臣有都督將

高魚當有二名也後討袁尚則五臣有都督將

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瓊射聲校尉郭昭臨陣

來降善曰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遣故豫

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圍益急

尚夜遯保岐山追擊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眾

大潰向曰曹公圍表尚尚懼使陳琳陰夔請

向曰曹公圍表尚尚懼使陳琳陰夔請

向曰曹公圍表尚尚懼使陳琳陰夔請

向曰曹公圍表尚尚懼使陳琳陰夔請

向曰曹公圍表尚尚懼使陳琳陰夔請

向曰曹公圍表尚尚懼使陳琳陰夔請

向曰曹公圍表尚尚懼使陳琳陰夔請

向曰曹公圍表尚尚懼使陳琳陰夔請

降公許之尚夜遁保邳山其將圍守鄴城則將

馬延郭昭臨陣降而衆大潰也

軍蘇游反爲內應善曰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

與由同齊曰蘇游表譚將也譚留審配兄子

使守鄴曹公追譚至汨水而游逆降

開門入兵善曰魏志曰袁尚走中山盡獲其輜

崩沮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東城門內兵配逆

戰敗生禽配斬之良曰袁譚敗後審配兄子

榮開鄴東門納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

操軍士以降也

逐袁熙舉縣來服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年袁熙

大將焦觸叛熙尚奔三郡烏

丸觸等舉其縣來降翰曰焦觸

疾熙奔烏丸觸等舉縣降操也

凡此之輩數

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

策折衝討難。芟敵塞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

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

善曰西京賦曰天啓其心司馬相如

喻巴蜀文曰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

銑曰凡

此之輩謂摠括前降服之類也。剋亂曰果圖謀。芟險塞拔也。言此諸將與曹公畫策將靜安海內。豈輕爲舉措哉。言必破也。

審邪正

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

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

爲仇虜。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

也。善曰答客難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賈逵國語注曰訾言量也。說苑孔子曰聖人轉禍爲

福。報怨以德。向曰勇有可死有不可死。節有可立有不可立。屈伸變化在道理耳。建立也。丘

山之功言大也。享食訾量也。爲若夫說誘甘言。

懷寶小惠。

善曰毛詩曰盜言孔甘論語曰好行小惠濟曰其口不利於行小惠不益於世

不可懷而寶之

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燹

臣五

作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

良曰泥溺

也言溺滯於苟且之間至沒身而不覺悟言如此之人與煙波俱滅不知吉凶之理故可哀之

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

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

難以冀矣。

善曰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士千餘人也合肥太祖征張魯俄

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平旦遼披甲持戟先登陷

陣殺十人斬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
權不敢動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入乃引退
翰曰漢中地名曹公討張魯於漢中故云懸隔
圍合肥同善注言當時小軍猶且破敗今欲禦
我大軍雷霆之威必難冀有矣

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

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

也而權殺之善曰周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
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典略曰孫輔
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
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偽若不知與張昭共
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耶何為呼他人輔云無
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
近徙輔置東吳銑曰言權無順信之道不行
仁義也盛孝章為吳郡太守權吳人故云君也
孫輔權兄同善注徙輔置東今言殺者蓋欲非

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

善曰孟子齊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

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其君也

傷也言傷害仁義之道者莫甚於權也乃神靈之逋罪下民

五臣作人

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

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

善曰尚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

夏復歸于亳孫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曰伊摯伊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

廉於海隅而戮之齊曰逋亡也言權是神靈之中逋亡罪人百姓怨讎而爲人之凶賊也伊

摯伊尹也去夏仕殷卒爲賢臣武王伐紂飛廉惡來與紂同戮不足稱忠也此言感吳羣臣也

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

良曰去亂就理是知事宜也

丞相

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

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五臣學好

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

保乂子孫

善曰尚書曰永膺多福又曰保乂王

德謂先世賢德也載籍國史也膺當乂養也舊而周

盛門戶無辜被

五臣

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

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五

作負析薪

善曰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

克負析薪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

子弗克負荷

銑曰周泰明盛孝章言此兩家

皆爲權所誅戮遺類謂子孫也流離謂逃散也
湮沒林莽謂爲庶人也愴然不平兒魏周榮叔
艾子也虞仲翔文繡子也言皆能繼祖父德業
也堂構德業也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不
克負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

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

寶利器善曰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聖主
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器用也所任

賢則趨舍者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
効衆也向曰言顧陸並吳之著姓皆累仕漢

朝當報漢德而明揚祖考而並見驅迫雨絕

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善曰陸賈新語曰有
斧無柯何以治之

濟曰迫迫也雨絕謂雨下於地無還雲之期也
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理也言並被驅迫不得

却還漢也喻負利而無處施用之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

高岡以遠尉羅賢聖五臣作之德也善曰毛詩曰

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良曰言隨權敗

亡是苦甚也岡山也言賢聖去亂亦猶鳳鳴高

山以避鳥寧鳥決之鳥巢於葦葦折子破下愚

之惑也善曰韓詩曰鷦鷯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巢巢病

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葦風至

而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字林

曰鷽鷽鷽也上乃丁切下古穴切廣雅曰鷽鷽

工雀也荀卿子曰南方鳥名蒙鳩為巢縮之以

髮繫之葦苕苕折卵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弱也

說文曰葦大葭也苕與葦同翰曰鷽鷽小鳥

也為巢葦草之上猛風一至則葦折卵破所託

危也言不降於漢是同今江東之地無異鰲若

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

誅在一人与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

之功善曰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將校等曠蕩寬大兒一人謂權也忌惡也言聖朝但擬誅權不惡衆人故設重賞以待人功也

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

然大舉建立元勲以應五臣顯祿福之上也良

霸者把也持把諸侯之權也奮振也翻然迴飛兒大舉謂殺主而降也元大勲功也言能如此

必膺厚祿是如其未能善曰未能竿量大小以

福之上也

如上之計

存易云亦其次也

善曰漢書鄒陽上書曰昔者

活其君非其義也春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

存易云濟曰竿計量度也大小謂漢大吳小

以存易云謂背吳歸漢也言若未能殺權

則當計度大小歸漢背吳亦是其次也

夫係

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蹄

音煩善曰戰國策魏

係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蹄而去虎之情匪不愛

其蹄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蹄害七尺之軀有權

也今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

非環寸之蹄也願公早圖之也延叔堅曰係蹄

獸絆也良曰係蹄禽獸之絆也

壯士斷其節

善曰漢書曰項梁使使趨齊兵擊

田間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角間齊王曰

螻蟻手則斬手蠹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

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
蠡音釋 翰曰蝮毒蛇也螫人之手則必斬斷

其節恐毒及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五臣無其
身而死也

所弃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憲復善曰周易

凶反君道也銑曰重謂身也輕謂手足也言
吳爵祿是諸公手足之累亦可絕奔來降也寧

安復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善曰大雅
反也

哲以保其身向曰先賢謂上伊尹也去
就謂去夏就殷也言諸侯皆闇背此理忽朝

陽之安甘折菖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

一放玉石俱碎善曰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
焚 濟曰忽暗也詩曰梧桐生

矣于彼高岡言鳳所栖也謂暗上鳴高岡之安
樂巢葦菖之危日至一日謂苟存朝夕也玉石

俱碎謂舉兵則善惡咸見屠戮也雖欲救之亦無及已善曰史記衛平

謂宋玉曰後雖悔之亦無及已良曰故令往已止也言既敗雖救之無能禁止也

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五臣本作

詔律令良曰購募謂以財求物也科條謂賞罰如律令等給也如左謂列在檄下詳審也至言

謂至極之言

檄蜀文善曰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劔

閣距會會移檄檄蜀將吏

鍾士季翰曰魏志云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繇之少子也少敏惠夙

成爲祕書郎遷鎮西將軍與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劔閣距會會移檄蜀

將吏士人後平蜀爲司徒
謀反於蜀爲衆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

銑曰祚福也分崩謂離散也幾我太五臣無祖

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善曰魏志曰有太

公羊傳曰君子曷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

乎春秋向曰太祖魏武也哲智撥除也言有

聖智除亂反正也拯其將墜造我區夏善曰尚書曰文王

濟曰拯濟墜落造成也區夏中國也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

踐祚善曰魏志曰文皇帝爲魏高祖周易曰湯

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禮記曰成王幼

不能莅祚周公相踐祚而治良曰言文烈祖

帝受天明命踐天子之福謂受禪於漢也

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

善曰魏志曰明皇帝為魏烈祖國語

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漢書武帝詔曰何行而可以彰先帝

之洪業休德 翰曰烈盛奕重也文帝既明而烈祖又明故曰重光恢拓洪皆大也言廣大其

德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

善曰毛詩序曰國異政家殊俗 銑曰江

山之外謂吳蜀也言國政異而人俗殊也

率土齊民未蒙王化

善曰蜀

父老曰割齊人以附夷狄如淳曰齊人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言平人也 向曰齊民

謂無貴賤而齊等之民也 此三祖所以顧懷遺

志也

善曰劇秦美新曰后土顧懷 齊曰三祖謂太祖高祖烈祖也言三祖眷蜀人有遺

言令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

善曰王上則陳留王奐也

尚書曰放勛欽明良曰紹繼緒業也言宰輔

有聖明之德而繼先人之業餘同善注

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善曰左氏傳史克對魯侯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

肅恭懿宣慈惠和翰曰宰輔謂司馬文王也允信也言有明信之德也劬勤也王室國家也

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

善曰毛詩曰布政優優尚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毛詩曰因時百蠻大戴禮孔子曰昔舜教

通于四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羗來服銑曰協令也萬邦百蠻言向化者衆也肅慎國名致貢謂貢楮

矢石帑也**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

役未已善曰毛詩曰哀我征夫獨爲匪民向曰悼傷愍痛也言傷痛巴蜀百姓獨不

爲魏人而勞**是以命授六師虓行天罰征西雍**

役未止也

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

善曰尚書曰予惟冀行天之罰魏志曰詔使征

西將軍鄧艾督諸軍趨甘松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趨武街高樓鎮西將軍鍾會圍駱

谷伐獨

濟

曰六師謂天子六軍也授授師與

將也征西將軍鄧艾出甘松沓中二道雍州刺史諸葛緒出高樓武街二道鎮西將軍鍾會出洛谷二道合成五道也

古之行軍

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善曰司馬

法曰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曹操曰古者五帝三王以來也仁者生而不名義者成而不有孫卿子曰王者有誅無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

以仁謂不尚殘殺也動不爲已曰義

故虞舜舞

干戚而服有苗

善曰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曰有苗謂三苗舜伐之不剋舜乃脩文德舞干戚七旬而有苗服干楯戚鉞也周武有

散財發廩表閭之義善曰尚書曰式商容之間

翰曰武王伐殷發廩粟府財以賑貧乏表飾賢人問里以存其義今鎮西奉辭

衡命攝統戎車善曰尚書禹曰奉辭伐罪漢書

曰鎮西謂鍾會也此檄當時蓋託人言故自庶

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

快一朝之志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有征罰

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沈於殷久矣何乃

急急於元元哉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新

序李克對魏武侯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

濟曰弘大也元元百姓也鎮西庶以文告之令

濟百姓之命非欲窮武而快一時之心也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

話言

善曰毛詩曰告之話言則危也話善言也言略為陳說其要當敬

良曰降則安守

聽我善言也為下設端也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五

野困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

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弃同即異

善曰蜀志曰先王姓

劉諱備字玄德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先王妻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後背曹公歸袁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能制其死命也左氏傳子太叔曰奔同即異是謂離德主謂劉備也靈帝末討賊有功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先王妻子後歸曹公以為豫州牧後背

曹公歸袁紹故云困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也興盛大好謂領豫州也中謂中間也言初與我同而中間更背違是奔同即異也

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

約屢出隴右

善曰蜀志曰姜維字伯約銑曰規圖也隴右地名

勞動我

邊境侵擾我氏羌

向曰邊境謂葛亮入秦氏羌天水夷名也擾亂也

方

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

善曰周禮有九伐之法憑弱犯

寡則責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擅之野荒人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征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正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也濟曰故事遑暇也言諸葛亮姜維侵邊之時常國家多事不暇脩九伐之道以征之也此却述前過將誅之意也餘

同善

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

五臣作并

兵一向

善曰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殺將良曰入安蓄積也言我國家邊境安寧

積兵之力一向攻蜀也

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

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

之陣

善曰魏志曰姜維趣上邽鄧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又曰姜維寇圯陽鄧艾拒之破

維于侯和漢書公乘興上書曰王尊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黃帝出軍決曰始立牙之日吉氣來應旗幡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揚以清鼓鞀之音婉而鳴是謂堂堂之陣整整之旗此大勝之徵也

翰曰天下之師謂前五道並入者也段谷侯和皆地名鄧艾破姜維之所也

沮壞也堂堂盛兒言以壞傷之兵不可敵我全盛之陣

比年已來曾無寧

歲征夫勤瘁

萃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

共親見

善曰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毛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銑曰比近也

無寧歲謂不安也勤勞瘁病也子來謂如父有事而子自來助之也言以勞病之

卒不可敵

我子來之兵也諸蜀侯見禽

賢蜀將吏也

親見見事宜也蜀侯見禽

秦公孫述授首於漢

善曰史記曰秦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伐蜀滅之范

曄後漢書曰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人也王莽時

爲導江卒正

更始立述恃其地險衆附遂自立

爲天子十二年

光武遣吳漢攻述漢因令壯士

突之述兵大亂

被刺洞背墮馬左右輿入城其

夜死明旦述將

延岑舉軍來降漢乃夷述妻子

盡滅公孫氏

向曰秦惠王伐蜀而殺蜀侯擒

獲也公孫述據

蜀稱帝光武使九州之險是非

吳漢伐滅之

授首謂就戮也九州之險是非

一姓此皆諸公所備聞也

五臣本無也字善曰左氏傳司馬侯曰

九州之險也是非一姓濟曰言險塞之所非

一姓常居有德則處之備聞謂摠聞蜀侯公孫

述之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善曰

險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太公

金匱曰明者見於未明智者避危於無形良曰形見規圖也萌初生也是以微子

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善曰毛詩

微子來見祖廟也鄭玄曰武王既黜殷命殺武

庚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之於廟史記

曰陳平懼項王誅遂至脩武降漢拜平為都尉

翰曰微子紂元去紂歸周封於宋受命朝見故

謂之實陳平背項羽而歸豈宴安鴆毒懷祿而

不變哉善曰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

也漢書楊惲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銑

曰宴樂也言宴然安此鴆毒懷爵祿

不為變通哉鴆毒殺人之藥喻蜀也

今國朝隆

不為變通

哉鴆毒殺人之藥喻蜀也

今國朝隆

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

殺。

善曰：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尚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以也？」周公曰：「其政

也好生而惡殺也。言以恩惠為先，以誅伐為後。

向曰：天覆謂如天之覆養。

往。

者，吳將孫壹舉眾內附，為上司寵秩殊異。

善曰：

吳志曰：孫壹為江夏太守，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姝夫也。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濟曰：江夏太守孫壹以眾歸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寵榮秩祿也，殊異謂異於常人。

文欽唐咨為

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偏禽。

五臣作擒獲。

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

善曰：魏志曰：文

欽字仲若曹爽之邑人也與母丘儉舉兵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臨淮討之諸葛誕殺欽欽子奮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奮虎爲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唐咨面縛降拜咨安遠將軍禮記子思曰無爲戎首鄭玄曰爲兵主曰戎首良曰文欽同善注咨生擒拜安遠將軍叛主謂背魏也戎首謂爲將伐魏也困偏謂咨見擒也豫聞國事謂爲將軍也

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

賢智見機

五臣作幾

而作

五臣作往

者哉

善曰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翰

曰言孫壹唐咨窮迫歸命尚加寵命況巴蜀父老哉言寵命過也

誠能深鑒成

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

易畝市不廻肆

善曰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呂氏春秋曰桀為無

道湯立為天子夏民大悅農不去疇商不廻肆

銑曰邈遠指投軌迹也古人謂微子陳平慶善

也來裔謂子孫也堵牆肆市變易也言

能降則百姓安居而農市俱不變易

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

五臣本作歟善曰說苑曰晉靈公

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

加九雞子其上公曰作之孫息以棊子置下加

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向曰卯鳥卯也重累

之其勢危言不降則似累卵之危降則美安也

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

欲悔之亦無及也

善曰尚書曰大災崑岡玉石俱焚齊曰迷惑也不及謂

不降也玉石俱碎謂縱兵破

敗之後善惡俱見屠戮也各具宣布咸使知

聞

難蜀父老

司馬長卿

善曰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

為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焉良注同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

善曰六世謂自高祖至武

帝 翰注同茂盛也

威武紛紜湛

沈

恩汪濊

烏

羣生霑濡

洋洋乎外

善曰韋昭曰湛音沈張揖曰汪濊深也汪鳥黃切濊鳥外切

銑曰紛

紜盛兒湛厚汪廣濊深也羣生百姓也濡潤也洋溢流出兒方外遠方也

於是乃命

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上靡因朝

井從駝

江定

竿

鑒

存邛

善曰服虔曰井駝竿邛皆蜀郡西部也應劭曰

蜀郡眠江本井駝也文穎曰邛今為邛都縣竿今為竿縣皆屬越嵩向曰使自謂也流行攘

却風教罔無也披靡從化兒朝從定存謂招慰得也略斯喻舉苞蒲五臣本無

此二句善曰鄭玄曰斯音曳張揖曰斯俞本俞國名也服虔曰苞蒲夷之種也結軌

還轅東鄉

向

將報

善曰楚辭曰結余軫于西山王逸曰結旋也濟曰軌車

也還轅謂將還車以報命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檣紳先生之

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

五臣本無

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善曰應劭

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良曰播紳謂衣冠也先生有德之稱

儼然恭肅兒甲竟牧養也羈縻謂似以繩索絆繫而已此皆父老問使之詞今寵皮

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

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

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

翰曰三郡三蜀也夜郎縣名贍足也言通夜郎未竟今又續西夷之事恐百姓力屈不能終其

事業亦使者罪累也左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右侍者也相戒之辭也

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五臣本作也字善曰孟子曰禹之

相舜歷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年多

殆不可乎

善曰不可猶不堪也以其不堪爲用故弃之也

銑曰言西夷與中國並

也其來久而不可記然前王後帝強者不并仁者不懷意者耆老自言也殆近也不可乎謂不

可用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

善曰附謂今之親附也齊民已見上文

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

向曰附近也言

割中國之人以事無用夷狄也鄙人耆老自謂也固陋謙辭也所謂所說也

使者

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

化俗也

善曰應劭曰巴蜀皆古蠻夷椎結左衽之人也濟曰使者對父老也安謂此

乎言所說非也巴蜀皆椎髻左衽若如父老言則不當變易

僕常惡聞若說

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

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

善曰孟子曰其詳不

可得聞聳聞其略矣韋昭曰粗猶略也徂古切良曰惡聞若說謂父老說也斯此也此事謂夜郎之事言體大固非觀者所見也余相如自謂也言我行急不得審議為父老粗略而陳之謂

下事也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

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矣非常者固常人

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

善曰張揖曰非常之事其

本難知衆民懼也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

翰

曰非常人聖人也原本也言立聖人之功本則

衆人見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銑曰臻至也及

而懼昔者洪水沸出汜

汎

濫行溢

善曰張揖曰溢溢也

衆人皆安之也

郭璞三蒼解詁曰溢水聲也字林云四寸切古漢書為溢今為衍非也 向曰洪大也言昔者

大水沸出竟時也 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

夏后氏五臣無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䟽河灑

息移切五臣作漸沈澹災善曰張揖曰䟽通也灑分也

音淡言分其沈溺搖動之災也灑或作漸字書

日斯水索也賜移切說文曰澹水搖也徒濫切

顏師古曰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

定其災也灑所宜也 濟曰移徙崎嶇為避水

不得安居也夏后謂禹也感憂也堙亦塞也決

江䟽河謂理水也斯盡也澹水搖動兒謂盡除

沈沒搖動之災也 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

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腴奏胝尸

無肢薄膚不生毛

善曰張晏曰躬體也孟康曰

毛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胼胝也竹施切莊子曰

兩袒女浣於白水之上昔禹過之而趨曰治天

下奈何女曰股無肢脛不生毛顏色烈凍手足

胼胝何以至是也胼步千切良曰永長寧安

也豈唯人哉言當理水之時非獨百姓禹亦勞

也慮謀腠皮胝繭也肢股上小毛也言艱苦至

使反膚累繭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

而不生毛也

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瓊喔音渥五齒拘

文牽俗善曰應劭曰喔嚙急促之兒也喔音握

也脩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

創業垂統爲萬世規善曰鄧展子曰字詰云呱

今宏字孟子曰君子創業

垂統爲可繼

銑曰言賢君豈脩習古書傳流

舊法取當時悅情而已哉言不如此也

向曰

崇高開大統紀規法也言將高故馳騁乎兼容

論大議創業垂統爲萬世法也

善曰已比德於地是

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

是也濟曰兼并謂兼萬國而并四夷也參比也言君德比於天而與天同一能合於地故

云貳地也

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

善曰毛詩小雅文濱涯也是以六

本或作賓良曰普編也

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

潤於澤者賢君恥之

翰曰浸淫衍溢言理化遠也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

如此等有不霑德澤者則我君之恥也

獲嘉祉靡有闕遺矣

銑曰其疆之內謂國內嘉善祉福靡無也

而夷

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

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

善曰孟子曰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

向曰遼遠也加被也言遠國政教未被而王之流風尚自微薄也流風謂流化人之風也內

之則

善有時字

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

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

爲奴虜係縲號泣內嚮

五臣作鄉音向

而怨

善曰張揖曰爲人所

係戰國策曰韓魏父子老弱係虜於道路濟

曰內謂通其朝獻也外謂隔絕不通也放逐辜罪也係縲謂束縛也言巴蜀父老無罪被殺掠取孤幼縛束以爲奴僕所以號泣向中國而怨

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

所今獨曷爲遺已

五臣作已

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

雨

善曰孟子曰湯始征葛伯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

良曰至仁謂天子也洋溢普徧靡無

冒何遺奔也已謂上號泣者身也踵足也言何爲奔我也舉足思慕天子之化如枯旱而望雨

戾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

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

君鱗集仰流

善曰論語比考讖曰賜風德宋均曰賜能言語故可使風諭以德也

二方謂西夷南夷也鱗集相次也

翰曰戾很惡人也言很惡之夫見係縲者猶且垂淚況天

子能止而不伐乎胡匈奴也誚責勁強也四面四夷也風德謂賜能言語之人使以德喻諷二

方即胡越之君因其討責如願得受號者以億

計銑曰號教令也故乃關沫若微叫牂牁

善曰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爲關也張揖曰沫

水出蜀西徼外入于江若水出廣平徼外出旌

牛入江張揖曰徼寨也以水柵水爲夷狄之界

向曰沫若蜀西水名牂牁遠郡名關門徼道也

鏤靈山梁孫原善曰張揖曰鑿通山道置靈道

會無縣入苦水李奇曰於孫水之本作橋梁

濟曰鏤靈山言鑿山金華縣鏤之者以紀功也

孫水名原本也梁謂作橋於上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

博恩廣施遠撫長駕善曰長駕謂所駕者遠

道德爲塗以化之垂仁義以使疏狄不閉胥晦

理之將廣大恩信以撫御之

爽闇昧得輝乎光明

善曰韋昭曰智梅憤切言

闇昧後得乎光明言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三

蒼解詁曰智旦明也字林音勿尚書曰甲子昧

爽孔安國曰昧早旦也爽明也翰曰疏逖遠

也智爽未明也言天子德化遠及幽國使通不

閉如暝昧之闇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

光明之曜也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

善曰說文曰夫拯民

曰偃息也此國家也討伐征戰也彼氏之絕業天子之亟

作急務也

善曰陵夷即凌之曰秦凌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漢書作陵

夷至於二世向曰休美也陵夷謂政教隳毀

也周家典禮遺秦焚之漢滅秦百姓雖勞又惡而復脩理故云繼周氏絕業也

烏可以已乎哉齊曰惡何已止也且夫王者固未有不

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善曰毛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

良曰憂勤謂征伐也言王者皆征伐而後逸樂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

於此翰曰言受命符瑞合於此時也方將增太五臣作泰山之封加

梁父之事鳴和鸞五臣本作鑾揚樂頌上減五下登

三善曰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銑曰王者太平則封增太山禪

梁用鑾鈴也頌雅頌也言漢德之盛上可觀者減五帝之美下可升三王之上登升也

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鵠鵬已翔乎寥廓聊告郭

切之字五臣本無而羅者猶視乎善本無數澤

悲夫善曰樂緯曰鷦鷯狀如鳳皇爾雅曰寥深也空廓寥寥也向曰旨美也鷦鷯大鳥

也寥深廓空也羅者喻大夫猶視數澤悲夫謂悲

道德已流行深遠而大夫猶視數澤悲夫謂悲

其不知於於是諸大夫芒五臣本作茫然喪其所懷

來失厥所以進齊曰茫然不自得之兒言諸大夫聞天子之德思欲陳之事皆

喪失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

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

退五臣本作避善曰尚書大傳曰魏文侯問

辭也鄙人大夫自謙也願聞討西夷之事也請

以身先謂欲以身先士卒也敝罔驚視兒靡徙

移是見遷延
却退見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四